

本潔

水

滸

宋雲彬敘訂



行印店書明開

目 錄

導 言	1
第一 高俅的發跡	1
第二 史家莊與少華山	10
第三 魯達(一)	18
第四 魯達(二)	31
第五 林冲(一)	43
第六 林冲(二)	54
第七 草料場	63
第八 梁山泊	73
第九 東溪村密謀	80
第十 三阮	88
第十一 智取生辰綱	97
第十二 黃泥岡事發	106
第十三 火併	119
第十四 閻婆惜	131

第十五	宋江亡命	一四五
第十六	景陽岡	一五五
第十七	潘金蓮	一六三
第十八	紫石街	一七〇
第十九	十字坡	一八一
第二十	快活林	一八八
第二十一	鴛鴦樓	二〇一
第二十二	武松落草	二二二
第二十三	清風寨(一)	二三三
第二十四	清風寨(二)	二三八
第二十五	宋江刺配江州	二五〇
第二十六	黑旋風	二六三
第二十七	澤陽樓	二七四
第二十八	白龍廟小聚會	二八七
第二十九	無爲軍	二九四
第三十	天書	三〇五
第三十一	真假李逵	三一三
第三十二	楊雄與石秀	三二七

第三十三	偷雞	三三七
第三十四	劫牢	三三七
第三十五	祝家莊的毀滅	三三七
第三十六	雷橫朱仝的入夥	三六六
第三十七	高唐州	三六六
第三十八	連環馬	三八四
第三十九	盜甲	三九三
第四十	衆虎歸山	四〇四
第四十一	假太尉	四一六
第四十二	晁蓋之死	四二六
第四十三	玉麒麟(一)	四三四
第四十四	玉麒麟(二)	四四六
第四十五	關勝	四六〇
第四十六	大名府	四六八
第四十七	曾頭市	四七八
第四十八	梁山泊大聚義	四八七

第二十六 黑旋風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個黑瘦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爲他酒性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着宋江，問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廝怎麼？全不識些體面。」李逵道：「我問大哥，怎地是廝？」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卻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廝，爾卻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開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

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廝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閒人，我卻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卻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盞喫，換個大碗來篩。」

宋江便問道：「卻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卻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卻待要和我那廝放對，打得

他家粉碎，卻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卻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

戴宗道：「兄長，休借銀子與他便好，卻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他手裏了。」宋江道：「卻是爲何？」戴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卻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蘇他去賭輸了罷，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裏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卻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卻去城外閒玩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

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卻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藏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賭的，卻待一博，被李逵劈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

李逵叫聲「快」！肥腩地博一個「叉」。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肥腩的又博一個「叉」。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了兩個「叉」。」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這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卻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

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開常最賭得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幣？」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搜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權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哥，那裏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

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廝如何卻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卻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戴牛開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唯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記了冤讎。」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

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銀。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則個。」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餠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卻好。」

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滸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來副座頭。戴宗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藥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餠餌。李逵笑道：「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歡喜，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便問戴宗道：「這裏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长，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齊器皿。拿起筷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逵並不使筷，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一頭忍笑不住，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筷不喫了。戴宗道：「兄長，一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

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銀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卻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叵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三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便問，大把僧揸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三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強似喫魚！」

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卻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卻醜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笑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晚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

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纒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裏洗滌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會燒，如何敢開船，那裏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筴篾來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撻板底下一絞摸時，那裏有一個魚

在裏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水出入，養着活魚；卻把竹筴籠擱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筴籠提起了，將那一船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把竹筴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裏面單繫着一條棋子布手巾兒，見那亂竹筴打來，兩隻手一架，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卻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筴，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的挑了擔走。

正熱鬧裏，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搜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髯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鳥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不回答，輪過竹筴，卻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筴。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的牛般氣力，直搶將開去，不能般攏身。那人便望肋下擡得幾拳。李逵那裏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脚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

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卻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煙走了。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儻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我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

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脛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個輸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鬪扎起一條水裊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脣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走的好漢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拖來，棹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更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廝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撻，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通地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個只得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卻着道兒，便扎掙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滾將下去；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個顯渾身黑肉，一個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

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卻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赶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卻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下水裏，趕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扎擰赴水。張順早赶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滄着腳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

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會認得他麼？」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湊得我殺了。」張順道：「你也打得我好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在水裏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卻不認得。這裏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原來宋江離了梁山泊，和兩個公人取道望江州來，路過揭陽嶺，結識了揭陽嶺上開酒店的催命判官李立，又結識了在揚子江中撐船爲生的混江龍李俊，和專販私鹽的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後來又在揭陽嶺上結識了使鎗棒賣膏藥的薛永，又結識了穆家莊穆太公的兩個兒子。沒遮欄穆春，又在潯陽江邊結識了船火兒張橫。張橫知道宋江斷配江州，想起他的兄弟浪裏白條張順如今

在江州做賣魚牙子，便託宋江帶一封書去。宋江把這封書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卻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豈非天幸！且請同坐，再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餚饌。

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啣一聲，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個應道：『我船裏有。』霎時卻棹攏十數尾金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條穿了，先叫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把秤賣魚。張順卻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便殺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果品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鮓。

四人飲酒中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姑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事務，卻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去那姑娘額上一點。那姑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姑娘桃腮似土，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噴，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风，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

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鑲。宋江問道：「他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

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而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爲禮。」戴宗勸道：「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卻另置杯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付與李逵，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趕入城去了。

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服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喫魚，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卻見宋江破腹瀉倒在床，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

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

第二十七 潯陽樓

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搵了些銀子，鎖了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開壁觀音菴裏歇。」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卻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裏的巡簡，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

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旛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卻在這裏。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圍子裏坐了，凭欄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菜品，按酒列幾盤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

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卻也看了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卻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沈醉，猛然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拈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數杯酒，不覺沈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跟跟跄跄，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床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

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爲軍，卻是個野去處。因有個開住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卻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狹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問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卻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萍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玩，一門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憑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卻書道：「郟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側着頭道：「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又讀道：「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搖頭道：「這厮報讎兀誰，卻要在此問生事，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點頭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伸着舌，搖着頭道：「這厮無禮，他卻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讀了「郟城宋江作」，想道：「我也多曾聞這個人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喚酒保來問道：「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一瓶酒，寫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裏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卻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

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事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卻在此處！」

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個反詩，通判那裏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卻去潯陽樓上避熱鬧玩，觀看閒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題下這篇。」知府道：「卻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卻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一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景這個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相公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謂『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又回道：「因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於庫內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

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簡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卻作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即牌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拏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誤。』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教：『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問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

戴宗卻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昏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卻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個記得。』戴宗道：『卻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先報你知，哥哥卻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首不知癢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耽擱，回去便和入來捉你，你可披亂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癡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瘋，我便好自己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

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卻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

你們這般烏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瘋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

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瘋的人，屎尿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囊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做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瘋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恁地，只與我拿得來。」

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攔了宋江，直接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廝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睛，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烏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瘋，近日卻纔瘋。若是來時瘋，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瘋，必是詐瘋。」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瘋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

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卻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

安排飯食供給宋江。

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再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廝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稱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相公，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徑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

蔡九知府安排兩封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的神行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誤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卻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耐幾日。」

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

戴宗喚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喚差往東京去，早晚

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護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他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誤了哥哥飲食。休得出去，睡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卻開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看守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不離。

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絆護膝，八搭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裏插了官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頃刻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紙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腳不點地，路上略喫些素飯，素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溼，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店。戴宗燃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窗。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副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水，晾在櫥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豬羊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卻不喫葷腥，有甚麼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熨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熨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卻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發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貴，說道：「且把信籠將人

去，先搜那斷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拆開，卻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詔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

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發頭邊溜下搭膊，上掛着條紅綠漆宣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書卻又天幸插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絲。』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卻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卻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攪開，拆毀了封皮，卻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要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

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卻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卻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

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卻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

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觀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問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至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戴宗卻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

晁蓋聽了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雖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卻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常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卻不誤了大事？」公勝孫便道：「這一個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等着，好歹奪了——只怕不能殺他解來。」

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個秀才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又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迹，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卻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個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刻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斫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鑄碑文。到半路上，卻也

如此行便了。這兩個入山寨裏亦有用他處。」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

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时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徑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卻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齎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移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刻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尋了同行。」

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齎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喧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身。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

這兩個背着了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唿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兩個是甚麼人？」

那裏去——孩兒們拿這斷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鏤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桿棒徑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個卻待去趕聽得山下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著天杜遷，背後卻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

「可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相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內，相持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次日天明，只見小喽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攙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一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卻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教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難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

當時兩個動手做完，忙排了回書，備個筵席，快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下山來時，小

嘍囉忙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裏，連忙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

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是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卻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得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

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筯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個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牋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卻使個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卻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個。」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

第二十八 白龍廟小聚會

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常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曾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見得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

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菓。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得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個入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託，才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迹，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相公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卻不曾有這個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

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些？只是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陸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

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已晚，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裏敢再問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卻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拖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廝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卻道他年紀大，有鬚鬚！況兼門子小王不能般入府堂裏去，

但有各處來的書信，必須經蘇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遞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細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綑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靠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

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卻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卻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卻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戴宗蘇他拷訊，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卻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為黨，若不早除，必為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奏。」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勸文書，親自保舉通判。」

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備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黏連了，一面寫了犯懸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一謀逆之人，決不待時，一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卻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卻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

——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原來黃孔目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日之心。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上兵和刀杖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候，獄官裏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蘇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卻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個擺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綑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

宋江和戴宗兩個面而廝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人。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衆人仰面看那犯蘇牌，上寫道：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反，律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

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衝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欲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出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避退去，休放過來！」

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

道：「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土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們過去。」土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土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旁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

說時遲，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鏡兒，立在車子上，嚕嚕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卻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土兵急待把鎗去攔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土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土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

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喽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卻不認得，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個

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攔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槍杖，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趕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

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滔滔一派大江，卻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卻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卻是難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又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

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裏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叵耐那廝見神見鬼，白日把烏廟門關上，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卻尋那廝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蠢。」與衆人都相見了，卻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你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卻又沒有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卻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

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個，趕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

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趕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唳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裏拿着軍器，衆人卻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奔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襖，口裏吹着嚶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飛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退赴過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哭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個。』

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

第二十九 無爲軍

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計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個悍勇壯健小嘍囉，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董威董猛薛永，九籌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裏黑旋風李逵引衆人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城裏軍兵，擂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吶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吶喊，殺奔前來。這裏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奔敵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鎗，只怕李逵首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爲頭領的一個馬軍，鷓地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擂木炮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日不敢出來。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行。卻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卻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

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

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個豬羊雞鴨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縲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卻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白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幾番唆毒要害我們，這冤讎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了一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逼，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並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

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箭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一兩日，將帶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賢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鎗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喊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

同坐商議。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到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

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個嫡親哥哥，喚做黃文輝，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輝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做黃面佛。這黃文炳雖是罷開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兄弟兩個分開做兩院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着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輝近着大街。小人在那裏做生活，卻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卻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輝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搭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卻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尙兀自未回家。」

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有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如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報仇，特地送這個人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兄弟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讎雪恨。」宋江又道：「只怕黃文炳那賊一個，卻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不仁。衆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裏，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扶助。」衆頭領齊聲道：「專聽

哥哥指教。」

宋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個布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船，兩隻小船，夾及張順、李俊、兩隻小船，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卻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鵝鴿，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爲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這裏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

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準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先使童猛、棹一隻打魚快船前去探路。小喽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裏。火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風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約莫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那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喽囉各各拴了沙土布袋，并蘆葦柴，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鵝鴿。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裏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

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裏？」白勝道：「他兩個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

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卻去敲黃文炳門道：『聞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敲得門開，我自有一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士把蘆葦油柴搬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卻去敲門，叫道：「聞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個。」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吶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個。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喧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卻奔城上來。

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卻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至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讎，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管閒事。」衆鄰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腳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掩將來，衆鄰舍方纔吶喊，撻了梯子，水桶，一閃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捻了麻搭火鉤，都奔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個。李逵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當時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只見三阮張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迴避了。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

都上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

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滿城中都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敵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覷。」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梢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少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卻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一條大漢跳起來，手裏拿着撓鉤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那漢聽了，一撓鉤搭住了船，便跳過來。黃文炳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一分，便奔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便跳。只見當面前又一隻船，水底下早鑽過一個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船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鉤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個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梢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顧捉黃文炳這廝，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梢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

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個好漢棹了兩隻快船，逕奔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道：「正要此人見面。」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衆人，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了。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溼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圍圍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廝我與你往日無冤，

近日無讎，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讎，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廝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廝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民——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廝怕你不死，你這廝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宋江便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讎。如此犯下大罪，隔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繇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羅鹵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關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卻投那裏去？」

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呂方、郭盛、董威、董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順、張橫、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穆弘、穆春、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白勝。五起二十八個頭領，帶了一千人

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個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

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趕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

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趨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籌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個等候你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

那四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下軍器，飛奔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個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喚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個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爲軍，劫掠黃通判家。一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作此一番詰問。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敵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

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個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略，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個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開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做鐵笛仙。第四個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錘，有的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是九尾龜。這四籌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個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個個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籌好漢，便叫樵牛宰馬管待，卻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

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閒話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位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隨鎗。」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棚，隨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卻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

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個新來的董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搥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

究等六人把了解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卻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該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此言極當。」左邊一帶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大吹大擂，且喫慶喜筵席。

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頭領。『巨剗黃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卻在知府面前將那京師童謠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不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着個「工」字，不是個「江」字。這個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厮攬撮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放着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國師，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烏位，在那裏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烏水泊裏？」戴宗連忙喝道：「鐵牛，你這厮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

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個出來！我只喫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個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吳用道：『兄長當初依了兄弟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裏？』晁蓋道：『那厮住不穀兩三個月，便病死了！』宋江嗟歎不已。

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裏肯要，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

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造起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身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個氈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刀，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

第三十天書

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躡行，到宋家村時卻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卻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裏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個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並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靜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

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個。」遠遠望見一個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個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個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

宋江認得這個村口，欲待回身，卻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個躲避處。前殿後

殿相了一回，安身不得，心裏越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宋江聽得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只聽得外面拿着火把，將人來。宋江在神廚裏一頭抖，一頭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看那廟裏，宋江抖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則個……神明庇佑……神明庇佑……』一個個都走過了，沒人看着神廚裏。宋江抖定道：『可憐天！』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裏一照，宋江抖得幾乎死去。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捍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沖將起來，沖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土兵們道：『這廟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卻走向那裏去了？』衆土兵道：『多應這廟走入村中，山林裏去了。這裏不怕他走脫，這個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卻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土兵出殿去了。宋江抖定道：『卻不是神明庇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塑……』只聽得有幾個土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裏了！』趙能趙得和衆人又搶入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趙能到廟前問道：『在那裏？』土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個塵手跡，一定是卻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得是，再仔細搜一搜看！』

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宋江這一番抖，真是幾乎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磚來。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廟上殿來。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廚裏，卻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照一照看。』一個土兵拿着火把，趙能便揭起帳幔，五七個人伸頭來看，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只見神廚裏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卻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定噴怪。我們只管來，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得道：『只是神廚裏不曾

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搨一搨。」趙能道：「也是。」兩個卻待向前，只聽得殿前又捲起一陣怪風，吹得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得那殿宇岌岌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衆人一闕都奔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有幾個攔翻了的，也有閃腳腿的，爬得起來奔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個士兵跌倒在龍墀裏，被樹根鉤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宋江在神廚裏聽了，又抖又笑。趙能把士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個在前面的士兵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得小鬼發作起來，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喫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

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廝們拿了，卻怎能殺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得後面廊下有人出來。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個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裏敢做聲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再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得鶯鶯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出來。看時，卻是兩個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喫了一驚，卻是兩個泥神，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個青衣螺髻女童，齊躬身，各打個稽首。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鵝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脩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個去處，早知如此，卻不來這裏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宋江行時，

覺得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浪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檉星門。

宋江入得檉星門看時，接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郟城縣，不曾聽得說有這個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個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個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階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

御簾內傳旨教請宋星主坐。宋江那裏敢擡頭，教四個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個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鉤上。娘娘問道：「宋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如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敢擡頭舒眼，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牀上坐着那個娘娘，身穿金縷絳紗之衣，手乘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蓮花寶瓶，捧酒過來，斟在杯內。一個爲首的女童執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得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瀉心。又是一個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來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伸着指頭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

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一天書」賜與星主。」

青衣去屏風背後，青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着三卷天書，遞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宋江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於世。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

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櫺星門，送至石橋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卻攔在神廚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核三個，袖裏帕子包着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以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棗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會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我自分明在神廚裏，一交攤將入來，有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纔一般。

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不會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我卻出去。」便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把衣服拂

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授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殺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祐。』稱謝已畢，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若到他面前，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卻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土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攔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個。』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卻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卻又怎地捨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捨入來，口裏叫道：『神聖——神聖救命。』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卻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個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裏喝道：『舍鳥休走！』

遠觀不觀，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不敢走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攔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卻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箇好漢趕上來，把籠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搥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土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箇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箇好漢說道：『這厮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卻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箇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頭去了。

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

下使叫戴院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撞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追趕捕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口了。」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只有這幾個奔進村裏來。隨卽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裏。」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禹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合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

一時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佑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趙能那廝兄弟兩個每日擡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橋，擡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蘇我問個緣繇，還來到這裏。」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歡方散。次

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

第三日，晁蓋又備個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思憶老母在荊州，離家日久了，未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貧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相見，以滿貧道之願，免致老母埋怨。』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

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人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膊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鼈殼扇，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清先生，此去難留，卻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貧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喫不得驚嚇，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貧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爲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資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穀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裏，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荊州去了。

第三十一 真假李遠

衆頭領席散，卻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遠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遠道：「干烏氣麼？這個也去取爺，那個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樣？」李遠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我差幾個人同你去取了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得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李遠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蘇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

李遠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遠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遠拽扎得爽快，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喫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

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裏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卻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小嘍囉飛奔下山來，直至店裏，請得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有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逵，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兒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家。如今着小弟去那裏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走一遭。」宋江道：「這個看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候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候健，自奔沂州去了。

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那裏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郟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腳，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裏？」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

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貫捉戴宗，三千貫捉李逵，你卻如何立在那裏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江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

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是如此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要緊？」朱貴不敢阻擋他，鬆他喫。

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彎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卻不從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李逵應道：「我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蘆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斬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髻兒頭巾，穿一領麤布袖襖，手裏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裏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的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並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興，你這廝是甚麼人那裏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裏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裏抵當得住，卻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攔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你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廝，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

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逃奔去了。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逵道：「巨耐這廝無禮，卻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孩兒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會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孩兒，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李逵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聽得說了這話，自肚裏躊躇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卻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罷罷！我饒了你這廝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裏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

李逵自笑道：「這廝卻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天地必不容我。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已牌時分，看看肚裏又饑又渴，四下裏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奔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髮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娘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你幾錢銀子，央你回些酒飯喫。」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餓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喫。」那婦人向廚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卻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攔手攔腳，從後山歸來。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

裏閃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厮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日，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卻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搗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卻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假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靜處睡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卻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卻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卻不強似在這裏窮徑？」

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害我。這箇正是天地不容！」一轉，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鬚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卻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裏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裏，卻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拋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李逵趕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床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卻好也——只是你怎生和

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卻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卻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

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你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卻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自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貫捉他——你這厮不死，卻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卻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卻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床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了一錠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

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背着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卻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煙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嶺上，松樹邊

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吩咐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

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了兩三處山脚，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喫了幾口，尋思道：『怎生能殺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攀藤攪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卻是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挪撥，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裏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搬出前面石階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裏。李逵叫娘喫水，杳無蹤跡，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裏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

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李逵把不住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裏，倒把來與你喫了！那鳥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鬚早豎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擗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擗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擗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擗死了。李逵卻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翦，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斲，正中那母大蟲囊門。李逵使得力量，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卻拿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

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額下。那大蟲不會再掀再翳，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筊。那大蟲退不數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下。那李逵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已無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

次日早晨，李逵卻來收拾親娘的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肚裏又餓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逵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謊說罷。」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隻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繇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着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卻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錢鈎鎗棒，跟着李逵，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山巖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

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案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曾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在一

鄉放刁把纜；初世爲人，便要結幾個不三不四的人，恐嚇鄰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殺死虎的緣繇。李逵卻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蟲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如何殺得四個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

當村裏得知沂嶺殺了四個大蟲，撞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圍得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攙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喫酒。數中卻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卻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叫做梁山泊黑旋風。」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卻走在這裏。」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裏。」里正道：「這個殺虎的壯士，正是嶺後百丈村裏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卻不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他不是他時，卻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卻問他今番殺了大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村裏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裏請功，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裏，卻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

里正與衆人商議定了。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擲，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寬鬆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擱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裏。若開剗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裏有的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間刀鞘，並

縛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過一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盞酒來。衆多大戶並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裏討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裏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青布衲襖，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張狀子。

此時閃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风拿住在那裏？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閃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開江州的黑旋风，如今差都頭去拿來。」

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廝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卻有個道理對他，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卻將些薑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

善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卻放李逵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裏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卻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時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裏，李雲不會喫酒，肉裏多糝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揹在車兒上，家中蟲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

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

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應。」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喫。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卻不過，略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餓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以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慇懃，只得勉強，喫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並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裏，顯個冷熱，好喫不好喫，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道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

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喫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士兵，喝叫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而斷，走動不得，口顛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脚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

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會喫酒肉的莊客。並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擱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無禮！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擱死曹太。並李鬼的老婆，結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味價擱將去。那三十來個士兵，都被擱死了。這看的人，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亂往深野路逃命去了。李逵這只顧誇人要殺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你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士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卻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受苦。」朱貴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留李逵在路傍，等你。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是自然了。」當下朱貴前行去了。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趕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得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鬪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招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卻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卻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

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思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喜得我並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翦拂了這李雲，既無老小，亦無家當。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

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著馬麟、鄧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個下山來探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

李逵拜了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訴說假李逵刺徑一事，衆人大笑。又訴說殺虎一事，爲取娘至沂嶺，被虎喫了，說罷，流下淚來。宋江大笑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裏卻添得兩個活虎，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牛宰馬，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衆弟兄之福也。雖然如此，還令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候健。朱富老少另撥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山那裏開

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二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把守。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汶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築山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上山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室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程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斷殺。』

第三十二 楊雄與石秀

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承局，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

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鎗。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生得頭個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膀闊。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

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蘄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蘄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卻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帶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就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

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趕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行。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並無妨礙。』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兩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卻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邊峯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山邊，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圍住去路，當先捧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燃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道：『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卻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翦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兄弟相見。』

戴宗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龍，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卻在這裏相遇着。」鄧飛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躬身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便問道：「這位好漢貴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眞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噴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

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極好刀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二三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喽囉牽過馬來，戴宗、楊林卸下甲馬，騎上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請戴宗正而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闊，中間宛子城如何雄壯，四下裏如何都是茫茫煙水，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

回道：「小弟也有這個山寨，也有三百來匹馬，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也有三五百孩兒們，倘若二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同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至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喝采道：「山杏水師，真乃隱秀！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裏屯紮，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戴宗稱讚不已。至晚便留到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

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城裏。」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恐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卻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

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緞子采繪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鬚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卻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爲他一身好武藝，而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判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過。

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蓋。只見個首小路裏又擡出七八個軍漢來，爲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蘄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開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蘄州，卻有人懼怕他，因此不快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喫得半醉，卻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蓋，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問，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卻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並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

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了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顛翻在地。那幾個破落戶見了，卻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攢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拾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一條巷內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斷打。

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喝采道：「端的是好漢！真正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

下柴擔，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兄弟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誤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卻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怎如此說？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裏首僭上。戴宗楊林一帶坐了，那漢坐在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之類。

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便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賣羊馬，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發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發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肯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得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訴說些心腹的話，投托入夥，聽只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卻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

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間閃裏，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裏去來？」楊雄便道：「大

哥何處不尋你，卻在這裏飲酒。我一時被那廝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廝去，奪他包袱，卻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廝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捨去的花紅緞疋回來，只尋足下不見。卻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卻纔是個外鄉客人，邀在這裏酌三杯，說些閒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執性路見不平，便要丟去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荊州賣柴度日。」楊雄又問：「卻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

楊雄道：「恁地便喚酒保取兩盞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卻得來相會。」

衆人都喫了酒，各自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兄弟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菜來。我和兄弟今日喫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兄弟，喫碗酒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宰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

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

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布簾裏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走出那個婦人來。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荊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

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

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鬧鬧裏兩個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荊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上自做慶賀筵席。

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開賭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熟識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豬圈，趕上十數個肥豬，選個吉日開張肉鋪。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

那潘巧雲嫁了楊雄，不守本分，趁着楊雄不常在家，就和報恩寺裏的和尙海闍黎結識了。卻被石秀君在眼裏，就對楊雄說了。不料楊雄聽了那婦人的謊話，反以爲石秀調戲他老婆，把石秀趕走。石秀是一個精細的人，他不和楊雄計較，卻只在近處尋個客店安歇。一天早上，那和尙從楊雄家裏出來，就被石秀殺死在楊家的後門首。楊雄一向在府裏住宿，聽到這個消息，尋思：「此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一向錯怪了他。」便自去尋石秀賠罪。石秀就教楊雄託言燒香還願，把那婦人騙上東門外的翠屏山。石秀先在半山裏等候，和那婦人對質明白。楊雄就把那婦人殺了。

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我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楊雄道：「卻是那裏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卻投那裏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開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卻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發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卻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卻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

雄卻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卻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卻聽說去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卻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否？』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賢納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卻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

第三十三 偷雞

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泮，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卻待關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會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卻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卻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叫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發算賬。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

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涼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十里，卻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個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

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卻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卻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下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掙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腳！」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

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招管。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卻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卻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貓拖了，黃猯子喫了，鷓鴣撲去了，我卻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幾錢，賠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賠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擊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擊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擊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還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廝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

快喫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窰前尋了把草窰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燒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卻走！」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得要退。石秀趕上去，又戳翻了六七八人。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去了。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鉤來，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拖入草窩裏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卻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撓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矧得有路便走，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縛了，押送觀家莊來。

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店裏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粗，穿一領茶褐袖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卻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前面過。楊雄卻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卻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

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弟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爲面顏生得蠱莽，以此人都叫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蘄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蘄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思人爲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蘄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裏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搗翻了他們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鉤，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座，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蘄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這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是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鐵棒樂廷玉，此人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卻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

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

聽得說獨匪岡有個撲天鷗李應是好漢，卻原來在這裏。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週一遭圍港，粉牆傍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弔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槍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

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填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便差一個副主管齋了備一匹快馬，去到那祝家莊，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敘三杯等待。」兩個隨進裏面，就其早膳相待。飯罷，喫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

已牌時分，那個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裏？」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充，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繇。」杜興道：「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到那裏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拿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奔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楊雄石秀深謝了，留在後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叫人去接，只見莊

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便道：「幾個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個跑將回來。」李應搖着頭道：「卻又作怪！往常這廝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恁地？」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說不得話。李應道：「你且言備細緣故怎麼地來？」

杜興氣定了，方纔道：「小人齎了東人書札，到他那裏第三重門下，卻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裏。小人聲了三個喏。祝彪喝道：『你又來則甚？』小人躬身稟道：『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廝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晌使個潑男女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邊？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邊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他是自蘄州來的客人，要投見敵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萬望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祝彪那廝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得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性發，把你那……』……小人本不敢盡言，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說：『把你那李……』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又喝叫莊客原拿了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巨耐那廝，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

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便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裏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掖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膊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杜興也被上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逕奔祝家莊來。日漸衝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石橋，牆裏四邊都蓋窩鋪，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門。

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應指着大罵道：『你這廝口邊爛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付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握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卻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廝卻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裏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槍，便奔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個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槍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拾人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挺兩把朴刀，直奔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截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卻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早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

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入後堂坐定，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廝無禮，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殺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求晁宋二公，並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讎，就救了時遷。』因辭謝了李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裏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卻。』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

了，自回李家莊。

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程。這酒店卻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個一面喫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個非常，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蘄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個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蘄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敘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敘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並衆頭領。

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個蹤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時邊，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雞，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邊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巨耐那厮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來此協助，如何卻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恩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有各都有豪傑的光彩。這厮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厮首級去那裏號令。我親領軍馬去洗蕩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卻纔所說，那個鼓上

蚤時邊，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廝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廝要和俺山寨對敵了，哥哥權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廝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廝無禮，只是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可斬了兄弟，不可絕了賢路。」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億有過犯，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表宜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

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聚，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孔目表宜計較下山人數，啓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商量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下吳學究、劉唐、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定守灘守酒店有職事人員，俱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船，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是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宋江並衆頭領還奔祝家莊來，兩次進攻，都不得手。第一次被祝家莊捉去了楊林、黃信；第二次被一丈青捉

了王矮虎，纔廷玉鎚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飛。只因一丈青追趕宋江過急，被林冲活捉了來。當下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柵，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着四個頭自騎四匹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便來回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娶這個女子，盡皆小心送去。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一行人都領了將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見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並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中坐下。吳學究帶酒食來，與宋江把盞賀喜。一面犒賞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裏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並五個頭領來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道：「一言難盡！巨耐祝家那廝，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寫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這廝無禮！先一遭進兵攻打，因爲失其地利，折了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纔廷玉鎚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活捉了一丈青時，折盡說氣。今來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得這幾個兄弟來，情願自死於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恰好有這個機會。吳用想來，事在旦夕可破。」宋江聽罷，十分驚喜，連忙問道：「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機會自何而來？」吳學究笑着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個機會，卻是有勇而上來投入夥的人，又與纔廷玉那廝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爲進身之禮。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行此計，卻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方纔笑逐顏開。

第三十四 劫牢

原來這段話正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乃是山東海邊有個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想。

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鐵點鋼，又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個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紫色面皮，腰細膀闊。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拔樹搖山，驕天倒地。那兄弟兩個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中，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鎗叉，穿了豹皮褲，虎皮套體，拿了鋼叉，兩個逕奔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事，了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兩個把窩弓下了，爬上樹去，直等到五更，又沒動靜。兩個移了窩弓，卻去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兩個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大蟲，遲時須用受責，卻是怎地好！」兩個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個背靠着背，且睡未會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兩個跳將起來，拿了鋼叉，四下裏看時，只見一個大蟲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兩個燃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蟲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兩個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裏時，藥力透來，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滾滾將下山去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裏，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

當時兄弟兩個提了鋼叉，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個敲開莊門進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擡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眠。如今小姪因爲官司，委了甘限文書，要捕獲大蟲，一連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個，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裏，望煩借一路取大蟲則個。」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園裏，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餓了，喫些早飯去取。」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喫了酒飯，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卻怕怎地？且坐喫茶，卻去取未遲。」解珍解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拿茶來教二位喫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賢姪去取大蟲。」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方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百般開不開。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會有人來開，敢是鎖簧鏽了，因此開不得。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莊客手邊取出鐵鎚，打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姪，你兩個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曾落在我園裏？」解珍道：「恁地得我兩個錯看了？是這裏生長的人，如何認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擡去。」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這裏一帶草凌得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蹟在上頭，如何說不在這裏？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便又擡得過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開鎖來，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裏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這大蟲去解官。」毛太公道：「你這兩個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喫酒飯，你顛倒賴我大蟲。」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卻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個喫限棒。」毛太公道：「你喫限棒，干我甚事？」

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內外，你看這兩個叫化頭

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杆，打將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那兩個打碎了廳前椅桌，見莊上都有準備，兩個便拔步出門，指着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蟲，和你官司裏來理會！」那兩個正罵之間，只見兩三匹馬投莊上來，引着一夥伴當。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接着說道：「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蟲，你爹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弟兄兩個！」毛仲義道：「這廝村人不省事，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個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裏討還你便了。」解珍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個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叫關上莊門，喝一聲：「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兩個措手不及，衆人一齊上，把解珍解寶綁了。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蟲，如何來白賴我的乘勢搶擄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

原來毛仲義五更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卻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不想他這兩個不識局面，正中了他的計策，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做一包賊物，扛擡了許多碎的家伙什物，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了，解上州裏來。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卻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經分說，細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喫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卻放他不得，不如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了此一案。我這裏自行與知府透打關節。」

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裏，引至亭心上來，見這個節級爲頭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教對付他兩個性命——便來亭心裏坐下。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一包

節級喝道：「你兩個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蝎，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曾陷害良善。」包節級喝道：「你這兩個畜生，今番我手裏教你一兩頭蛇，一做「一頭蛇」，雙尾蝎，一做「單尾蝎」——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

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裏來；見沒人，那小節級便道：「你兩個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個，別無那個哥哥。」那小牢子道：「你兩個須是孫提轄的弟兄？」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我卻不會與你相會。足下莫非是樂和舅？」那小節級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爲妻。我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也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原來這樂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諸般樂品學着，便會作事。道頭知尾，說起鎗棒武藝，如糖似蜜，價愛爲見解珍解寶是個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綫，孤掌難鳴，只得他一個信。

樂和說道：「好教你兩個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你兩個卻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個信來。」樂和道：「你卻教我寄信與誰？」解珍道：「我有個姐姐，是我爺面上的，卻與孫提轄兄弟爲妻，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蟲顧大嫂，開張酒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卻是我母親；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煩得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個且寬心着。」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裏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喫了，推了事故，鎖了牢門，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一逕奔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裏賭博。樂和見酒店裏一個婦人坐在櫃上，心

知便是顧大嫂。走向前，唱個喏道：「此間姓孫麼？」顧大家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卻要沽酒，卻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妻舅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卻是樂和舅。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且請裏面拜茶。」

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顧大嫂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家下窮忙少閒，不曾相會。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道：「小人若無事，也不敢來相攬。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雖不會相會，多聞他的大名，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個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樂和道：「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蟲，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們強扭做賊，搶擄家財，解入州裏來。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財，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者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除非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難以救拔。』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幾個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紮，弟兄就此爲家。孫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鎗。因此人多把他兄弟兩個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兩個已在牢裏，全望舅舅看觀則個。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卻還來相投。」樂和道：「但有用着小人處，儘可出力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碎銀，付與樂和道：「煩舅舅特去牢裏，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

顧大嫂和孫新高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個兄弟？」孫新道：「毛太公那斷有錢有勢，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須不肯干休，定要做翻了他兩個，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孫新笑道：「你好相商，我和你也要算個長便，劫了牢，也要個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這兩

個人時，行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姪兩個，最好賭的，鄒淵鄒問，如今見在登雲山，豪峪裏聚衆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兩個相幫，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裏不遠，你可連夜去請叔姪兩個來商議。」孫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餽饋，我去定請得來。」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豬，鋪下數盤菜，品按酒，排下桌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等好漢歸來。那箇爲頭的姓鄒，名淵，原來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賭錢，開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性氣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喚他綽號，出林龍。第二個好漢，名喚鄒問，是他姪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個肉瘤，往常但和人等爭鬪，性起來，一頭擡去，忽然一日，一頭擡折了，潤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因此都喚他做獨角龍。

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而屋下坐地，卻把上件事告訴與他，次後商量劫牢一節。鄒淵道：「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我卻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遮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首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認在彼：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一個是火眼狻猊鄧飛，一個是石將軍石勇，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我們教了你兩個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個不去的，我便亂鎗斃死他。」鄒問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軍馬提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幾番草寇臨城，都是他殺散了，到處聞名。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淵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有一良法。」當夜喫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兩個好漢在家裏，卻使一個火家帶領了一兩個人，推一輛車子，快去城中營裏請我哥哥孫提轄，并嫂嫂樂大娘子說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煩來家看覷。」顧大嫂又分付

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一番相見，囑付。」火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哥。飯罷時分，遠遠望見車兒來了，載着樂大娘子，背後孫提轄騎着馬，十數個軍漢跟着，望十里牌來。孫新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說：「哥嫂來了。」顧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

孫新出來接見哥嫂，且請大哥大嫂下了車兒，回到房裏看視弟媳婦病症。孫提轄下了馬，入門來，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落腮鬚鬚，八尺以上身材，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鎗，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海邊人見了，望風便跌。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婦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害的症候甚是蹊蹺，請哥哥到裏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着這夥跟馬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便教火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

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見沒有病人。孫立問道：「婦子病在那裏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都淵都問跟在背後。孫立道：「婦子你正是害什麼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孫立道：「卻又作怪，救甚麼兄弟？」顧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諉裝啞，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緣是那兩個兄弟。」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稟。這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個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此，說個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己去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曉，走了的倒沒事，見在的倒喫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伯伯尊意如何？」

孫立道：「我卻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就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併個你死。」

我活！願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鄒淵鄒閏各拔出短刀在手。孫立叫道：「娘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樂大娘子驚得半晌做聲不得。願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媽媽前行。我門自去下手。」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個虛實，方可行事。」願大嫂道：「伯伯，你的樂阿舅透風與我們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遲。」孫立歎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卻得終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罷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去登雲山裏收拾起財物馬匹，帶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來店裏取齊。鄒淵去了。又使孫新人城裏來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

次日，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裏也有七八個知心腹的火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口豬，一腔羊，衆人盡喫了一飽。願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個送飯的婦人先去。孫新跟着孫立，鄒淵領了鄒閏，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

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願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願大嫂進來，再開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裏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裏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來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叫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樂和討了飯，卻去開了牢門，把與他兩個解珍解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只等前後相應。」樂和便把押牀與他兩個開了，只聽得小牢子入來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營官，來我牢裏有何事？休要開門！」願大嫂一羣盪下亭心邊去。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了打門！」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願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

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外便走。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裏鑽將出來，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一枷梢打去，把腦蓋劈得粉碎。當時顧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個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裏打將出來。孫立孫新兩個把住牢門，見四個從牢裏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鄒潤鄒閏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來，一行人大喊。步行者在前，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着箭，壓在後面。街上人家都關上門，不敢出來。州裏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衆人簇擁着孫立奔出城門去，一直望十里牌來，扶掖樂大娘子上了車兒，顧大嫂上了馬，趕着便行。

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巨耐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不報了去！」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着，我門隨後趕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先行了。孫立引着解珍解寶鄒潤鄒閏并火家伴當一逕奔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卻不隄防。一夥好漢吶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義并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個。去臥房裏搜檢得十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把四匹揹帶馱載。解珍解寶揀幾件好的衣服穿了，將莊院一把火齊放起燒了。各人上馬，帶了一行人，趕不到三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匹好馬，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

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裏。那鄒潤與他相看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石勇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裏，不知如何。備開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鐵棒禪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人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去，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禪廷玉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鎗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經過來此相望，他必然出來。」

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裏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

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裏相見，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阮氏三維，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餘人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托入夥，獻計一節。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莊，便煩疾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如今人馬先去，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使來。」

第三十五 祝家莊的毀滅

孫立和吳學究商議已定，教自己的伴當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解珍、解寶、鄒潤、鄒剛、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參見宋江。宋江置酒設席款待。

吳用暗傳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

吳用又對戴宗說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堅，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祝家莊上，扈成、秦羊担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人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相與，年幼不省人事，誤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羅網，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廝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讎，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入，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個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道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殺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长休如此說，以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教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你就就縛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

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裏自有個道理。」晟成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果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強似送我金帛。」晟成拜辭了去。

孫立便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莊上牆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眾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人馬，不好衝突，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個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如一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個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兩個——去後堂拜見宅眷。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個是我兄弟。」指著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的公吏。」指著鄒潤鄒潤道：「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祝朝奉并三子雖是聰明，卻是他又有老小，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那裏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

做筵席管待衆人飲酒。

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奔莊上來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弔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個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圍。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兩個在獨龍岡前，約圍數十合，不分勝敗。花榮賣個破綻，撥回馬，便走。祝彪正待縱馬要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趕，領回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弔橋，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了。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日拿得其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裏有個甚麼小李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廝走了。我卻待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廝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個。』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

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當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聽得鳴鑼擂鼓，吶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裏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旁樊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並孫立帶來的許多人馬，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喝叫放下弔橋，綽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奔林冲陣上。莊門下擂起鼓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叫了馬。祝虎大怒，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個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祝彪見了大怒，便縱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奔到陣前。宋江隊裏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心中忍耐不任，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驢馬』——備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

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鑼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個鬪到五十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一鎗搦入來，虛閃一個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撒下喝道：「把來縛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趕散了。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個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又捉得一個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個王矮虎，陣上捉得兩個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個石秀，這廝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個了。」孫立道：「一個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飯酒，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個祝家莊三傑。」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潤鄒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潤鄒樂，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道了。頭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

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開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鈎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率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後是張橫張順，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個頭領，乃是沒遮欄穆弘病關索楊雄黑

旋風李逵——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樂廷玉聽了道：「今日這斷門廝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道：「我出前門殺這正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自出前門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奔出莊門。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吶喊。

此時鄒淵、鄒聞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和、大娘子，卻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只聽風聲，便乃下手。

祝家莊上插了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砲，把前後門都開，放下弓橋，一齊殺將出來。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裏分投去廝殺。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立在弓橋上，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著鎗，直唱將出來。鄒淵、鄒聞聽得樂和唱，便唿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個，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了鎗，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奔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盡都殺了。祝朝奉見勢頭不好了，卻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那十數個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燄冲天而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裏火起，先奔回來。孫立守在弓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廝那裏去！」攔住弓橋。祝虎省得，便撥轉馬頭，再奔宋江陣上來。這裏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連人和馬攔翻在地。衆軍亂上，剝做肉泥。前軍四散奔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東路祝龍、祝麟、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到得弓橋邊，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個個攔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風，躡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插下來。被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祝家莊投奔，被祝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來見宋江，恰好遇著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着祝成砍來。

感成見局面不好，投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個軍官武將。

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直搶入祝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叫小嘍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捐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卻回來獻納。

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宋江見了，大喜道：「只可惜殺了樊廷玉那個好漢！」正嗟歎間，聞人報道：「黑旋風燒了祝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個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廝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祝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廝，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個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廝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羊擄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違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鳥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你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個處置，你這黑廝拿得活的有幾個？」李逵答道：「誰鳥耐煩見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他這廝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

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我前次到村裏探路，一位姓鍾離的老人對我說：『這村裏都只盤陀路，只要揀有白楊樹轉灣，便是活路。』」因此第一次打祝家莊時，我得引導衆頭領殺出村口，可見這祝家莊上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

亦不可屈壞了好人。」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爲鄉民。『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爲你一家爲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鍾離老人爲頭，給散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驛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糧米五十萬石。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潤樂和顧大嫂并救出七個好漢孫立等將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常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連夜便回山寨。且說撲天雕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壯漢到莊，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弔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下面一個押番，幾個虞候，階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緞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個是杜主管杜興？』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腳不離地解來。行不過三

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趕上。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個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個騎了。

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李應道：「卻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稍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未遲。」當下不彀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行三軍人逕逕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擂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圍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個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個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個。」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卻回到那裏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卻見是自家的莊客並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個巡檢引着四個都頭，帶領三百來土兵，到來抄扎家私，把我們好好地叫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樓，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個巡檢，並那知府過來相見。」那扮知府的是蕭讓，扮巡檢的兩個是戴宗楊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又叫喚那四都頭，却是李俊張順馬麟白勝李應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

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鄒剛、杜興、樂和、時遷、扈三娘、顧大嫂。女頭領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擂，衆多好漢飲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

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寨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個女兒，招你爲婿。」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會許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個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頌宋明公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

第三十六 雷橫朱全的入夥

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個稱是郟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個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當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婉曲把話說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卻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郟城縣去了。

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中職事。吳用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回董威董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鄭天壽去幫助李立，東西南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個頭領，招接四方入夥好漢。一丈青王矮虎，在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寨董威董猛弟兄兩個守把鴨嘴灘小

寨，鄒淵、鄒開、叔姪兩個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程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鵬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鎗甲、旌旗、戰機。朱富、朱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棚、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郭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達、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

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齋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卻是本縣一個幫閒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卻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聽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卻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戲舞，或是吹彈，或是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睜一睜端的是好個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閒，便和那李小二勾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卻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個老兒裹着磁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纒，拿把扇子上來開科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齋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殼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詩道：

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纏結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這一回便是擺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釀，二醋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個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卻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個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衆人齊和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個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勾欄裏人一閃盡散。

原來這白秀英，卻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今日特地在郟城縣開勾欄。那花娘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運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

「快寫狀來！」這個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來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婆守定在縣內，撒嬌撒癡，不認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其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那婆婆要還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婆再去做場，知縣卻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緝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卻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己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緝一緝。」把雷橫緝扒在街上。

人鬧裏卻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卻也要容情，怎禁破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我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案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卻在茶坊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卻纔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郟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個跟頭。那婆婆卻待掙扎，白秀英再趕人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已是啣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枷梢，打個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

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廂官，拘喚里正鄰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卻是美髯公朱全，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全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個孩兒，望煩節級哥哥，日常問兄弟面上，可憐見我這個孩兒，看覷看覷。」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教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卻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

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又自央人來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道雷橫打死了他娘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廝，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文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卻教朱全解送雷橫。朱全引了十數個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郟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個酒店。朱全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靜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娘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盡可賠償。你顧前程萬里，快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

朱全拿這空枷，攬在草裏，卻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卻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

家裏捉了朱全，故延遲了半响，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卻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錄申將濟州去。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卻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齎發了兩個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個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畫裏，美髯滿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

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下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遣配在這裏？』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如何打了那娼妓？』朱全卻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問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年方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批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鬍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唆。』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鬍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問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耍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

道：「孩兒那裏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要，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耍時，你可自行去抱他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爲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開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賠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嬾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朱全拴在肩頭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肩背着小衙內，邊寺看一遭，卻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闌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卻是雷橫，喫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裏，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卻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靜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雷橫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橫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時候得着，請仁兄便擲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我自爲他配在這裏，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卻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

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糾合上山，端的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有誤。」朱全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

一同到橋邊，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兩個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要處。若這個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全幫住雷橫，吳用三個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朱全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裏？」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全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個伴當是個沒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開叫做黑旋風。」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裏。」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個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裏。」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卻在我頭上。」朱全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抱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全乘着月色明朗，逕拾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下。朱全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個，已死在那裏。當時朱全心下大怒，奔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個人。四下裏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朱全性起，奮不顧身，拽扎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全趕來。這李逵卻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全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卻在前面又叫：「來來來。」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

是趕他不上。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趕急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朱全看了道：「那廝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

朱全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那人是誰？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的是誰？」朱全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照日，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了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全道：「小人不放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可小旋風便是。」朱全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廝如何卻敢逼人貴莊躲避？」柴進道：「空覆小可小旋風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爲是家間祖上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敕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個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日今在那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敵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橫如何不出來陪話？」

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關子裏出來，望着朱全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全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柴進一力和勸，朱全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而罷。」柴進道：「李大哥，你決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道出來，唱個大喏，朱全見了心頭一把無用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個苦死勸住，朱全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

當下朱全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屍，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朱全怒發，又要和李逵斷併。三個又勸住了。朱全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柴進道：『恁地卻也容易。我自有個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你們三個自上山去，以滿晃、宋二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個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待半年三個月，等他性定，卻來取你還山。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個自上馬去了。

第三十七 高唐州

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個來月，忽一日，見一個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卻好迎著，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個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個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還入臥房裏來看視叔叔，坐在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休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裏無所不爲，帶將一個妻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卻小，又倚仗他姊夫的勢要，又在這裏無所不爲，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個花園，水亭蓋造得好，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良的三二十人，進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裏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個主張，便有山高水低，也更不

憂。」柴進答道：「尊嫡放心。只願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得是。」

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卻出來和李逵并帶來從人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斷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裏教他喫我幾斧，卻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繇和他粗鹵做甚麼。他雖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裏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斷若還去告狀，和那烏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全要和你斷併，見而不得，這裏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行！」李逵道：「禁城使怎地江州無爲軍，偏我不會殺人！」柴進道：「等我看了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夾。無事只在房裏請坐。」正說之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只見皇城閉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關駕告狀，與我報讎。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囉。」言罷，便放了命。

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卻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摩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見這般天錫，騎着一匹撒行的馬，將引開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粘竿樂器，城外遊玩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伴醉假題，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

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廝枷號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衆人卻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張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卻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個，一閃都走了，卻再拿殷天錫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裏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早已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

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毆翻在廳前階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引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個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逃走了，卻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

高廉道：「替書有在那裏？」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架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就把棺木殮殮，不在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讎，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

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全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奔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闖朱全。晁蓋宋江衆頭領一齊向前勸住。宋江與朱全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卻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公陪話。」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會有半點之功，卻恁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卻是你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個禮，我卻自拜你便了。」李逵嘆宋江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李逵嘆宋江逼住了，只得搬了雙斧，拜了朱全兩拜。朱全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裏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個和解。李逵說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廝。」

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裏去了？」吳學究道：「我怕你在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裏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裏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個黑大汉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裏。柴皇

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了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嗚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叫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小可與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願替哥哥下山。」

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雜，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個頭領，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個頭領，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

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倒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來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個個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週排成陣勢，却將神軍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

林冲等引領前隊人馬來到，兩軍相接。高廉用妖法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五千軍馬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宋江引領中軍人馬來到，又被高廉用妖法殺得大敗虧輸。吳用料定高廉要來劫營，怕先埋伏弩手。那夜高廉果引兵來劫營，被亂箭射中了左肩。高廉回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提備，待箭瘡平復，捉宋江未遲。

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吳用對宋江說道：「要破高廉妖法，除非快教人去薊州尋取公孫勝來。」宋江便教戴宗同着李逵到薊州管下名山勝跡處找尋公孫勝。戴宗李逵去了多日，果然尋得公孫勝回來。李逵又在武岡鎮上遇見一個打鐵的叫做金錢豹子湯隆，引來參見宋江。

宋江見公孫勝到來，大喜，擺了接風酒，敘問閒闊之情，請入中軍帳內。宋江便和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敵軍如何。小弟自有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日五更造飯，軍人都披掛衣甲。宋公明與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擂鼓，吶喊篩鑼，殺到城下來。

却好此時高廉箭瘡已痊，隔夜小軍報知宋江軍馬又到，早晨都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弔橋，出來迎敵。高廉的法術那裏敵得過公孫勝，殺了幾陣，高廉大敗。

高廉見自己法術被破，便急修書二封，使人去鄰近東昌寇州兩處求救。却被吳用探悉，便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賺開城門，攻破了高唐州。高廉引着敗兵殘卒，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便被伏兵殺了。

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個罪犯，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不見柴大官人一個，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爲是連日斲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個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囚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爲見本人是個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斲殺，知府不開

小人却恐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推放裏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宋江聽了，慌忙着蘭仁引入。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澗澗地，不知多少深淺；上面叫時，那得人應；把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多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

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個大篋籠，把索子結了，接長索頭，繫起一個架子，把索掛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拿兩把板斧，坐在籠裏，却放下井裏去。索上縛兩個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却從籠裏爬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裏！」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腳處。李逵把雙斧拔放籠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一摸摸着一個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裏見動，把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恁地時，還有救哩！」隨即爬在籠裏，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却只李逵一個，備細說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籠裏，先發上來，却再放下籠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蘄州，着了兩道兒，（原來李逵在去蘄州的路上，吃過神行太保戴宗的虧，又被公孫勝的師父羅真人作弄過一回。）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籠裏，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將出籠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籠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大喜，及見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衆人甚是淒慘，叫請醫生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叫把籠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籠放下來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

宋江就令衆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送護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賞謝了蘭仁，再把府庫財帛倉廩糧米并高廉所有家私，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頭領，晁蓋宋江等衆皆大喜。

第三十八 連環馬

東昌遼州兩處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眞寶高太尉聽了，知道殺死他兄弟高廉，便在天子面前保荐汝寧州統制呼延灼領兵征剿梁山泊。
 (呼延灼是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人呼爲雙鞭呼延灼。)天子准奏，降下聖旨，着樞密院即便差人齎勅前往汝寧州宣取。

呼延灼奉了聖旨，星夜赴京，見過高太尉。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天子看見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賜雪烏驢一匹。那馬渾身墨錠似黑，四蹄雪練價白，因此名爲『踏雪烏驢』。那馬日行千里，奉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呼延灼謝恩已罷，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商議起軍勦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稟明恩相，小人觀梁山泊兵粗將廣，馬劣鎗長，不可輕敵小覷。乞保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彼，必獲大功。』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去保誰人，可爲前隊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魯，名滄，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槊，人呼爲百勝將軍；此人可爲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州團練使，姓彭，名玘，亦是東京人氏，乃魯代將門之子，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人呼爲天目將軍，此人可爲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二將爲先鋒，何愁狂寇不滅！』當日高太尉就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着樞密院差人星夜往陳潁二州調取韓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間，二將已到京師，逕來殿帥府參見了太尉，并呼延灼。

次日高太尉帶領衆人都往御教場中操演武藝。看軍了當，却來殿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計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三路總有多少人馬在此？」呼延灼答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連步軍數及一萬。」高太尉道：「你三人親自回州揀選精銳馬軍三千，步軍五千，約會起程收勦梁山泊。」呼延灼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殿帥憂慮。但恐衣甲未全，怕誤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揀衣甲盔刀，關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與對敵。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往甲仗庫關支。呼延灼選得鐵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千副，銅鐵頭盔三千頂，長鎗二千根，滾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砲鐵砲五百餘架，都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個將軍各賞了金銀鞍匹，三軍盡關了糧賞。呼延灼和韓滔、彭玘都與了必勝軍狀，辭別了高太尉，並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遣韓滔、彭玘各往陳穎二州起軍，前來汝寧會合。不到半月之上，三路兵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師關到衣甲盔刀、旗鎗鞍馬，并打遺連環鐵鎗、軍器等物，分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前軍開路韓滔，中軍主將呼延灼，後軍催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蕩蕩，殺奔梁山泊來。梁山泊遠探報馬運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孫勝并衆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聽知報道汝寧州雙鞭呼延灼引着軍馬來來征戰，衆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聞此人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武藝精熟，使兩條銅鞭，卒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并以力敵。後用智擒。」說了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廝！」宋江道：「你怎去得？我自去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沖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個兄弟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全、雷橫、

弘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兄弟駕船接應。却教李逵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

宋江調撥已定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山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卻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裏百勝將韓滔領兵紮下寨棚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鼓出到陣前馬上橫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槊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挺槊躍馬來戰秦明兩個鬪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那匹御賜踢雪烏驢咆哮嘶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卻理會。」林冲挺起蛇矛奔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躡向山坡後去這裏呼延灼自戰林冲兩個正是對手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個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廝。」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挺鎗出敵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驍着五明千里黃花馬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個輸贏。」花榮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個戰二十餘合呼延灼看見彭玘力怯縱馬舞鞭直奔花榮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廝。」花榮也引軍望右邊覓轉山坡下去了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勒馬於陣前擺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兩個正在征塵裏殺氣陰中一個使大桿刀一個使雙刀兩個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韉上袍底下取出紅

錦套索——上有二十四個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扭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奮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個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個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急急，賣個破綻，放他入來，卻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那雙刀卻在懷裏。——提起右手銅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卻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卻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鏗地一聲響，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斃殺。背後宋江卻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

宋江見活捉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縛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個都是使鞭，卻更一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幟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點翠皂羅袍，烏油戧金甲，騎一匹烏騾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卻是冲天角鐵幟頭，鎗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皂羅袍，烏油對戧鎧甲，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騾，使兩條水磨八稜銅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贊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敗軍官陣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玘，使去後軍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斃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攔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爲何不能全勝？卻被呼延灼陣裏，都是一連環馬軍。一馬帶馬甲，人披鐵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披鎧，只露着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馬甲，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裏射將箭去，那裏甲都護住了。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教左右羣刀手簇

攔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主而坐。宋江便拜。彭玘連忙答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賓禮相待？」宋江道：「某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誤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捐軀報効。」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裏。這裏自一面犒賞三軍，并衆頭領，計議軍情。

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泊。韓滔道：「今日這廝們見俺催軍近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隨即傳下將令，教三千匹軍馬，做一排擺着，每三十三匹一連，卻把鐵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衝入去。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掠陣。但若交鋒，分作三面衝將過去。」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

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只吶喊，並不交鋒。爲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孫立。在後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重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見擂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卻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對陣裏連珠礮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面「連環馬軍」。直衝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裏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四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不向前走。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攔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慌忙飛馬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卻得伏兵——李逵、楊林——引入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逃至水邊，卻有

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個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卻有傍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點人馬，折其大半，卻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匹，都教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卻說：「步軍衝殺過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各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喽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

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而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陞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紮，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

呼延灼大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得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匹。隨即差人前去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上，報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天子甚喜，勅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齎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高太尉領了聖旨，回到殿帥府，隨即差官齎捧前去。

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儀仗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因在寨中，待拿到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天使問：「彭團練如何不見？」呼延灼道：「爲因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注，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而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砲飛打，以碎賊巢。久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砲，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嫻。若得天使回京，於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尅日可取賊巢。」天

使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庫副使砲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是宋朝天下第一個砲手，所以人都稱他是轟天雷。

更兼他武藝精熟，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

凌振把應用的烟火藥料，就將做下的諸色砲并一應的砲石砲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並三四十個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主將呼延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山寨險峻去處，安排三等砲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炮，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先令軍健整頓砲架，直去水邊豎起準備放砲。

宋江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東京新差一個砲手，喚作轟天雷凌振，即日在於東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個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縱有飛天火炮，如何能殺得到城邊？且寨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卻做商議。」當下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砲響，一連放了三個火炮，兩個打在水裏，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上宋全雷橫如此接應。」

六個水軍頭領領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個會水的，用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悄悄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砲架子邊，吶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過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拿鎗上馬，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

來，吶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

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全雷橫卻在對岸吶喊擂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纔行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全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盡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裏來。外邊就勢拔翻船，軍健都插在水裏。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槽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卻鑽上兩個頭領來，把船只一扳，仰合轉來。凌振卻被合下水裏去，底下卻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忍着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人馬回去。

衆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便埋怨衆人道：『我教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地無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與他把盞已了，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卻又陪話。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趨侍不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倘或有人知覺，必遭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心，限日還統領。』凌振謝道：『若得頭領如此週全，死亦瞑目。』晁蓋道：『且教做筵席慶賀。』

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衆人商議破『連環馬』之策。正無良法，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小人不材，願獻一計。除是得這般軍器，和我一個哥哥，可以破得『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這個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又手向前，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鑊鏃』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須是會打，卻不會使。若要爲使的人，只除非是

我那個姑舅哥哥。會使這鈎鎌鎗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鎗班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鎗法」，「鈎鎌鎗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只是如何能殺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祖傳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會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母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鴈翎砌就圈金甲。這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唐猊」。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遭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個皮匣子盛着，直掛在臥房中梁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難他不到這裏。』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卻用着鼓上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即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用道：『再用得三個人，同上京走一遭。一個到東京收買烟火藥料，并碗內用的藥材，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取彭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買烟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

第三十九 盜 甲

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覓進城來，尋問金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次後覓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首卻是一根戲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隨班。」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人。」

時遷再入到城裏，買了些晚飯喫了，卻覓到金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有一個好安身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挨入班門裏，是夜，寒冬天色，卻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頭頂上去，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裏去了。只見班裏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護樓禁鼓，卻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卻從樹上溜將下來，覓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看裏面時，卻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個姪兒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卻從俄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着一個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臥屋裏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

摺了衣服。下面一個姪嬾上來，就側首春臺上先摺了一領紫繡圓領；又摺一領綠襖裏襖子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一個護項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獅尾荔枝金帶，共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時遷多看眼裏。

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趕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卻不誤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個姪嬾在房門外打鋪，房裏桌上卻點着碗燈。那五個人都睡着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餉餉打呼。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窺窗眼裏，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起來，便喚姪嬾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裏起來，看房裏沒了燈，叫道：「呵呀！今夜卻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個梅香開樓門下扶梯響。時遷聽得，卻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姪嬾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時遷卻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又去關門，卻來灶前燒火。遣使女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而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姪嬾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時遷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着包袱，拿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卻從廚桌下出來，便上樓去，從榻子邊直躡到梁上，卻把身軀伏了。兩個姪嬾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卻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姪嬾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廝打這般響。」時遷就便學老鼠廝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

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

時邊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時邊看時，不是別人，卻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邊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邊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鷹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邊卻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離此間一程外等我。』時邊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卻投東京城裏來。

徐寧家裏天明，兩個姪子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多有兩個姪子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卻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老鼠嘶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事麼？』兩個姪子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姪子急急尋人去龍符宮裏報徐寧，連央了三四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外面都是親軍護衛守把，誰人能殺入去，直須等他自歸。』徐寧娘子并兩個姪子如『熱鑿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面的背了，將着金鎗慢慢家來，到得班門口，鄰舍說道：『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喫了一驚，慌忙走到家裏，兩開姪子迎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卻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

那懶皮匣子盜將去了！」

徐寧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徐寧道：「別的不打緊，這副鷹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曾有失。花兒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恐怕久後軍前隨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我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今卻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

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坐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入來報道：「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邈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為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常是思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覓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

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徐寧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徐

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鴈翎鎗子甲，又喚作『賽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卻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着，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隆問道：「卻是甚麼樣皮匣子盛着？」徐寧道：「是個紅羊皮匣子，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失驚道：「紅羊皮匣子……」問道：「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個村店裏沽酒喫，見個鮮眼睛黑瘦漢子擔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個皮匣子卻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店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亂放些衣服。』必是這個了。我見那斷卻似閃閃了腿的一步步挑着走了，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卻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擱，便趕去罷。」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邐趕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裏，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裏問一聲。」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聲，曾有個鮮眼睛黑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喫跌了的一步一擲走。」湯隆道：「哥哥，你聽卻如何？」徐寧聽了，做聲不得，兩個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個客店，壁上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脚，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早去趕。」徐寧道：「我卻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個事故。」

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個鮮眼睛黑瘦漢子在我店裏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裏只問山東路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當夜兩個歇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

隨着湯隆趕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邊正放着擔兒在那裏坐地。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紅羊皮匣子？」徐寧見了，拾向前來，一把揪住了時邊，喝道：「你這斷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邊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卻要怎地？」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的？」時邊道：「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卻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廝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時邊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鷹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時，便到官司，就拼死我也不招。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你。」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也說得是。」三個廝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寧湯隆監住時邊一處宿歇。原來時邊故把些絹帛繫縛了腿，只做閃了腿的。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

三個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邊一路買酒買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個人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鄭州做了賣買，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個要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個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弟，姓李，名榮，是個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

四個人坐在車子上。徐寧問道：「張一，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時邊推托再三，說道：「他是有名的郭

大官人。」徐寧卻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曾有個郭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着多少閒人。」徐寧聽罷，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唱幾個曲兒，不覺又過一日。

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翻在地下。李榮喝叫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便是鐵叫子樂和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

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裏？」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武岡錘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鎌鎗法」——只除是哥哥會使。緣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偷了你的甲，卻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卻是兄弟送了我。」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把葦席話道：「小弟亦到此間，兄長休要推卻。」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卻賺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個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

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選揀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鎌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寧老小旬日之間，楊林自穎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

五車烟火藥料回寨。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喫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妻子答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牀，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驚着鴈翎甲來說道：『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知路，逕運來到這裏。」徐寧道：「兄弟，好卻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好教哥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翻身去賺了這甲，誘了這兩個姪姪，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擔兒挑在這裏。」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殺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鴈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這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

宋江早叫湯隆打一把鈎鎌鎗做樣，卻教雷橫提調監督。此時雷橫監造鈎鎌鎗已都完備，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衆頭領就聚義廳上，啓請徐寧教使鈎鎌鎗法。衆人看徐寧時，果是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長身體，圍圍的一個白臉，三牙細黑髭鬚，十分腰圍膀闊。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鎌鎗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徐寧便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裏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撥，一擱一分，共使九個變法。若是步行使這鈎鎌鎗，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撥，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大轉身分鈎鎌，擱二十步，擱上擱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關強。此是一鈎鎌鎗正法。」有詩歎爲證：——

四撥三鈎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

二十四步擱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圍。

徐寧將正法一路路教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鈎鎌鎗，都喜歡。就當日爲始，將選揀精銳壯健之

人曉夜習學。又教步軍藏林伏草，鉤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準備破敵。

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澆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牢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樁。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殺到山寨邊。梁山泊卻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炮，每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鉤鑰鎗軍士已都成熟。宋江道：『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卻利於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荊棘林中亂走。卻先把鉤鑰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個會使鉤鑰鎗的，開着十個撓鈎手；但見馬到一攪鈎翻，便把撓鈎搭將人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應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鉤鑰鎗并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穆弘穆春引一隊，楊雄陶宗旺引一隊，朱仝鄧飛引一隊，解珍解寶引一隊，鄒淵鄒固引一隊，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薛永馬麟引一隊，燕順鄭天壽引一隊，楊林李雲引一隊。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個水軍頭領，乘駕戰船接應。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個頭領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搦戰。凌振杜興專放號砲，卻叫徐寧湯隆總行招引使鉤鑰鎗軍士。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統制軍馬指揮，號令其餘頭領俱各守寨。

宋江分撥已定。是夜三更，先教使鉤鑰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四更，卻渡十隊步軍過去。凌振杜興戴過風火砲架，上高埠去處豎起砲架，擱上火砲。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呐喊搖旗。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哨，隨即領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雪烏騾馬，仗着雙鞭，大驅軍馬殺奔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人馬，呼延灼教擺

關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問他多少，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百馬軍飛哨出去，又見東南下一隊軍兵起來，卻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擁起一隊旗號，招颯吶喊，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斷許多時不出來，斷殺必有計策。」

說言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砲響，呼延灼罵道：「這砲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隊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得正北上連珠砲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個母砲週迴接着四十九個子砲，名「子母砲」，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得裏面唿哨響處，鈎鑿鎗一齊舉手，先鈎到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那撓鈎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

呼延灼見中了鈎鑿鎗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背後風火砲當頭打將下來；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擲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沒遮欄穆弘，一個是小遮欄穆春——燃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路關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

個是雙尼蝎解寶。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兩個。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兩邊鑽出二十四把鉤鎌鎗，着地捲將來。呼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攔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殺得大敗虧輸，雨零星亂。

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鉤鎌鎗撥倒，傷損了馬蹄，剝去皮甲，把來做菜馬；二停多好馬，牽上山去喂養，作坐馬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躲的都被鉤鎌鎗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拽過灘頭，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馬匹，並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劉唐杜遷拿得韓滔，把來綁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入夥。韓滔就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修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

第四十 衆虎歸山

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個騎着那匹踢雪烏驢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卻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閃得我如此，卻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裏投奔他……」卻打慕容貴妃的關節，那時再引軍來報讎不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餓又渴，見路傍一個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喫。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卻纔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今夜只就你這裏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酒保拿了銀子，自己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揹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觔麵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腳，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特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踢雪烏驢馬」。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卻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人，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原來李忠自那日與魯達史進在曹州酒樓上分散後，次日聽得魯達打死鄭屠，

慌忙也走了。路過桃花山，和周通斫殺了一陣，周通敵不過，就請他在山上做寨主。聚集五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攪擾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斫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打了一鋪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者又多喫了幾杯酒，就和衣而臥。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向明，一定是那裏去了。」呼延灼道：「那裏卻是何處？」酒保道：「眼見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灼喫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裏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卻怎的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能奪回這匹馬。」

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巡投青州。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巡到府堂階下，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卻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姦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匹御賜的馬，卻連那二龍山白虎山兩處強人一發勦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讎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了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馬，又來稟復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鬃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去奪馬，巡往桃花山進發。

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通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驢馬，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當日有伏路小嘍囉

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來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綽鎗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

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出馬，厲聲高叫：『強賊蚤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鎗出馬。呼延灼見了，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上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紮住寨柵，等候再戰。

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算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個甚麼青面獠牙，又新有個行者武松，多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若解得危難，拚得投託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滾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裏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

寶珠寺裏大殿上坐着三個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獠牙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個小頭領，一個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囚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奔入夥。一個是換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奪取寶珠寺，殺了鄧龍，後來入夥。一個是菜園子張青，一個是母夜叉孫二娘，夫妻兩個，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深武松連連寄書招他，亦來投奔入夥。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上殿去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酒家當初離五臺山時，到一個桃花村，劉太公莊上投宿。俺看劉太公模樣不甚歡喜，問起情由，原來劉太公有一個女兒，被桃花山上那撮鳥看中了，選定那日晚間要來入贅。俺教劉太公將女兒藏過了，俺自躲在他女兒床上，好生打了那撮鳥一

頓那撮鳥逃了回去，請他哥哥李忠下山來尋酒家廝殺。李忠那廝卻爲認得酒家，倒請上山去喫了一日酒，結識酒家爲兄，卻便留俺做個寨主。俺見這廝們慳吝，被俺偷了若干金銀酒器撒開他。如今卻來求救，且放那小嘍囉上關來，看他說甚來。」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個進征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卻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讐。俺的頭領今欲啓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願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廝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酒家這裏，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個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逕往桃花山來。

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殺。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卻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關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吶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吶喊？」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

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裏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個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正是花和尚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個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嚇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個禿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吶喊。鬥至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這個和尚到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卻耐不得，再縱馬出陣，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見誰勝敗！」魯智深卻正待要出馬，楊志叫道：「大哥哥歇看酒家去捉這廝！」舞刀出馬來與呼

延灼交鋒。兩個鬥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又暗暗喝采道：「怎的那裏走出這兩個來！恁地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個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卻再來廝殺。」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崗下寨去了。

呼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破竹，便拿了這夥草寇，怎知卻又逢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引入馬來青州，劫牢。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

次日，魯智深和楊志、武松又引了小嘍囉搖旗吶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個軍馬也無了，倒喫了一驚。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來拜請三位頭領到山寨裏，殺羊宰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

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卻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爲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爲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出去，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擁着敵住廝殺。呼延灼出馬到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鎗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低微，只辦得架隔遮欄。鬪到間深裏，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城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兵去趕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走，至晚尋個古廟安歇。

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賓一處監收。一面賞

勢三軍，一面管待呼延灼，備開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裴中捉鼉』，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救應。數內一個和尚，一個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個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肯拿得。」慕容知府道：「這個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種經略帳前軍官提轄魯達，今次落髮爲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個青面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面獸楊志，再有一個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這三個占住了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敵官軍，殺了三五個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廝們武藝精熟，原來卻是搦制使魯提轄，真名不虛傳，恩相放心。呼延灼今日在此，少不得一個個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

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人馬，當先一籌好漢，便是行者武松。孔亮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應，扶起問道：「開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者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個弟兄，現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同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個廝併了一日，不知何故，呼延灼忽然夜間去了。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這蹄雪馬送與我們。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叔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個並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廝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略。」楊志道：「若要打青州，須用

大隊軍馬，方可得濟。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裏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都併做一處。酒家這裏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卻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爲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聽得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酒家有心要去和他廝會。及至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孔亮兄弟，你要教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裏告請他來，酒家等候在這裏和那撮鳥們廝殺。」孔亮交付小嘍囉與了魯智深，只帶一個伴當，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

魯智深揚志武松三人去山寨裏喚將施恩曹正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點起，只留三五十個小嘍囉看守寨柵，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

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裏買酒喫，問路。李立見他兩個來得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裏來？」孔亮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亮答道：「有個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處，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裏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款？」李立道：「客官不知，凡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豈敢有失祇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莊戶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喜上山。」二人飲罷分例酒，隨即開廳，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有小嘍囉棹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便請孔亮下了船，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卻上關來孔亮看見三關雄壯，鎗刀劍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興旺，不

想做下這等大事業！已有小嘍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見了，連忙下拜。宋江問道：「賢弟緣何到此？」孔亮拜罷，放聲大哭。

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避水火，一力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閒氣起來，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裏卻有叔父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賓。誰想到城下，正撞了那個使雙鞭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次日，正撞着武松，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個是花和尚魯智深，一個是青面獸楊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告訴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個。』以此今日一運到此。」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你且放心。」宋江便引孔亮參見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尙兀自仗義行仁，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個是兄弟的事，既是他遠來相投，小可若不自去，恐他們弟兄心下不安，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說言未了，廳上廳下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宋江大喜，當日設筵管待孔亮。

飲筵中間，宋江喚鐵面孔目裴宣定撥下山人數，分作五軍起行：前軍便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開路作先鋒；第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中軍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第四隊便是朱全、柴進、李俊、張橫；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催軍作合後。梁山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個頭領，馬步軍兵三千人馬。其餘頭領，自與

晁蓋守把寨柵。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下山前進。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好漢安排迎接。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日且喜認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師清德，今日得識慈顏，平生甚幸。』楊志起身再拜道：『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重義相留，爲是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見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一都相見了。

次日宋江問青州一節，近日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了，前後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個，若是拿得此人，觀此城子如湯澆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獲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住，擂鼓搖旗，吶喊搦戰。城裏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道：『今次羣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羣賊到來，先失地利。這廝們只好在水泊裏張狂，今卻攬離巢穴，一個來捉一個，那廝們如何施展？請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廝殺。』

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吊橋，領了一千人馬，近城擺開。宋江陣中一將出馬，那人手擎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讎雪恨！』慕容知府認得秦明，便罵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不曾負你，緣何便敢造反？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呼延灼道：『你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秦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

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擊那秦明，恩相如何收軍？』知府道：『我見你關了許多合，但恐勞困，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廝，原是我這裏統制，與花榮一同背叛，這廝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賊，適間和他鬪時，棍法已自亂了，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知府道：『既是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個人出去，一個教他去東京求救，兩個教他去鄰近府州會合起兵，相助勦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見極明。』當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選了三個軍官，都發放了當伏。呼延灼回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只聽得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在那裏埋伏，中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個，只認得右邊那個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個道裝打扮。』呼延灼道：『那個穿紅的眼見是宋江了，道裝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一百軍馬，跟我捉這三個。』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提了雙鞭，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趕上坡來，只見三個正自呆了臉看城。呼延灼拍馬上坡，三個勒轉馬頭慢慢走去。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廂，只見三個齊齊的勒住馬，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吶聲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撓鉤手，先把呼延灼鉤將起來，綁縛了去，後面牽着那匹馬，其餘馬軍趕來，花榮射倒當頭五七個，後面的勒轉馬一閃都走了。

宋江回到寨裏，那左右羣刀手卻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爲官吏污濫，威逼得緊，悞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實慕將軍虎威，今者悞有冒犯，望乞恕罪。』呼延灼道：『被擒之人，萬死尚輕，義士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宋江道：『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

「將軍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廝是個心地褊窄之徒，忘人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如今韓滔彭玘凌振已多在敵山人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等朝廷見用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爲晚矣。」呼延灼沈吟了半晌，一者是宋江禮數甚恭，二者見宋江言語有理，嘆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感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鐙，決無還理。」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叫問李忠周通討這匹踢雪烏騾馬，還將軍坐騎，衆人再議教孔明之計。吳用道：「只除非教呼延灼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更兼絕了這呼延灼將軍念頭。」

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劫城池，實因孔明叔姪陷在縲絏之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弟既蒙兄長收錄，理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鵬王英十個頭領，都扮作軍士模樣，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騎軍馬，來到城邊，直至濠塹上，大呼：「城上開門！我逃得性命回來！」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爲折了呼延灼，正納悶，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呼延灼道：「我被那廝的陷坑捉了我到寨裏，卻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就跟我來了。」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十個頭領跟到城門裏，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

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就大牢裏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扎家私，分俵衆軍。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糯米救濟，把府庫金帛倉廩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二百餘匹好馬，就青州府裏，做個慶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李忠

周通使人回桃花山盡數收拾人馬錢糧下山，放火燒毀寨棚。魯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人馬錢糧，也燒毀寶珠寺寨棚。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秦明呼延灼宋全四將開路，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

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志武松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頭領，坐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魯智深動問道：『洒家自與教頭別後，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林冲道：『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婦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隨即自縊而死。妻父亦爲疑染病而亡。』楊志舉起舊日王倫手內山前相會之事。衆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然也。』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生辰綱』一事，衆皆大笑。

第四十一 假太尉

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便叫湯隆做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諸般軍器并鐵葉連環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旗，黃鉞白旄，朱纓皂蓋，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夫婦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婦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邊。三關上添造寨柵，分調頭領看守，部領已定，各各遵依。

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個相識，是李忠兄弟徒弟，喚做九紋龍史進，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個跳澗虎陳達，一個白花蛇楊春，四個在那裏聚義，記得那年酒家離五臺山路過瓦官寺，遇到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都是殺人放火的人。酒家和他們廝殺，只因肚餓無食，又走了許多程途，一時鬥他們不過，後來在赤松林中，遇見史大官人，他那時尋師父王進不着，盤纏使盡，就在赤松林窮徑。我和他再回瓦官寺，把那兩個強徒殺了。酒家到大相國寺，史大官人自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縣。酒家常思念他，自從瓦官寺與他別了，無一日不在心上。今酒家要去那裏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縣，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我師去請他來最好。雖然如此，不可獨自可煩。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應道：「我和師兄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裝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夜夜宿不止一日，

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逕投少華山來。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喚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

魯智深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你二個出家人那裏來？」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小嘍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裏少等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涧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卻不見史進。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那裏，卻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三個慌忙躬拂道：「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二龍山紮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史家兄弟又不見，誰為耐煩到你山上去？」武松道：「師兄是個急性的人，有話便說甚好。」

朱武道：「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個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內裝畫影壁，前去還願。因為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卻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廝為官貪濫，非理害民。——一日因來廟裏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說，要娶他為妾。王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卻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裏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訴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拿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洒家便去結果了那廝。」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魯智深立意不肯。武松一手挽住禪杖，一手指着道：「哥哥不見日色已到樹梢盡頭？」魯智深看了一看，吼了一聲，憤

着氣，只得都到山寨裏坐下。朱武便叫王義出來拜見，再訴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

魯智深道：「史家兄弟不在這裏，酒是一滴不喫，要便睡一夜，明日卻去州裏打死那疍罷！」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去山寨裏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便打殺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卻決不肯放哥哥去。」朱武又勸道：「師兄且息怒。武都頭實論得是。」魯智深焦躁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裏，還要飲酒細商。」衆人那裏勸得他，呷一杯半盞。當晚和衣歇宿，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不聽人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即差兩個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

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傍借問州衙在那裏。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智深卻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卻正好撞在酒家手裏，那廝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卻是暖轎，轎廳兩邊，各有十個虞候簇擁着，人人手執鞭鎗鐵鍊，守護兩下。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着，倒喫他笑……」賀太守卻在轎廳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酒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想道：「這廝台當死在酒家手裏，俺卻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卻來請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魯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那

斷腦袋！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賊禿！』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賀太守正要開口勸問，只見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害民貪色的直娘賊！你敢便拿倒洒家，俺死了與史進兄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洒家，王嬌枝也還了洒家，等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你卻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最你這等賊頭鼠眼，專一歡喜婦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教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卻回俺話！』賀太守聽了，氣得做聲不得，只道得個：『我心疑是個行刺的賊，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那斯——你看那斯——且監下這廝，慢慢處置！』這禿驢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也不拷打，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裏去了。

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小喽囉得了這個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個在華州幹事，折了一個，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喽囉報道：『有個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武松慌忙下山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勸諫，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裏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戴宗喫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來。三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訴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

晁蓋聽罷，失驚道：『既然兩個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今不可就擱，便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輕動，原只兄弟代哥哥去。』當日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林冲、楊志、花榮、秦明、呼延灼，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和朱全、徐寧、解珍、解寶共

是六個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掌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個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在路趨行，不止一日，早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少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豬羊牛馬，醞造下好酒等候。

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下山拜請宋江、吳用，並眾頭領都到山寨裏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個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只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取便好？』朱武道：『華州城郭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裏應外合，方可取得。』吳學究道：『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卻再商量。』

宋江飲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豎着兩隻大蟲在牢裏，如何不做提備？白日不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後下山，一更時分可到那裏窺望。』當日捱到午後，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全，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裏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晝，天上無一片雲彩。——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壘濠深闊。看了半晌，遠遠地也便望見那西嶽華山。宋江等看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回寨裏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學究道：『且差十數個精細小嘍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

兩日內，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裏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個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識得地境，得一個引領路道最好。』白花蛇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個下山去了。

次日，吳學究請宋江、李應、朱全、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七個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

張順楊春已奪下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叫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四個伏在岸上。宋江吳用朱全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分船都去灘頭藏了。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隻官船下來，船上插着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朱全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背後。吳用立在船頭。太尉船到，當港截住。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大臣！」宋江執着骨朵，躬身聲喏。吳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江，謹參祇候。」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旨去西嶽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亂寇，何故攔截？」宋江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客帳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見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卻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暫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立起身來道：「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

朱全把鎗上小號旗，只一招動，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軍馬，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那船上梢公都驚得鑽入船裏去了。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又躬身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如何輕易登岸？」船頭上吳用道：「太尉若不肯時，只怕下面伴當亦不相容。」李應把號帶鎗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船來。宿太尉看見大驚。李俊張順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手起，先把兩個虞候擲下水裏去。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通地跳下水去，早把這兩個虞候又送上船來，自己兩個也便托地又跳上船來。嚇得宿太尉魂不着體。宋江吳用一齊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着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宿太尉道：「義士有甚事，就此說不妨？」宋江吳用道：「這裏不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

並無損害之心，若懷此念，西嶽神靈誅滅！」

到這時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離船上了岸。衆人在樹林裏牽出一匹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人同行。宋江吳用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吳用也上了馬，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並御香祭物，金鈴吊掛，齊齊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吳用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兩邊衆頭領拔刀侍立。宋江獨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道：「宋江原是郓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個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裏。欲借太尉御香儀仗，並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并還。於太尉身上並無侵犯。乞太尉鈞鑑。」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生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盞擎杯，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喽囉數內，揀一個俊俏的，剃了髭鬚，穿了太尉的衣服，扮作宿元景。宋江與用扮做客帳司，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作虞候，小喽囉都是紫衫銀帶，執着旌旗，儀仗，法物，擎擡了御香祭禮，金鈴吊掛，花榮徐寧朱全李應扮作四個衙兵。朱武陳達楊春，教住太尉並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卻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取城。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一行人等離了山寨，運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運奔西嶽廟來。戴宗先去報知雲臺觀觀主，並廟裏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幡幡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前行。觀主拜見了太尉。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煖轎來。」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運到嶽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齎捧御香，金鈴吊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是使到。」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

的五七十人，將着酒菜，來見太尉。原來那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卻語言發放不得；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靠褥圍定在牀上坐。推官一眼看那來的旗節、門旗、牙仗等物，都是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匆匆人去，窺覆了兩遭，卻引推官人去，遠遠地階下參拜了。見那太尉只把手指，並不聽得說甚麼。客帳司直走下來，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緣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強盜，要打城池，每日在彼隄防，以此不敢攬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太守隨後便來參見。」客帳司道：「太尉涓滴不飲，只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推官隨即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客帳司又入去窺一遭，將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去開了鎖，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吊掛來，把條竹竿叉起，叫推官仔細自看。果然好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內府高手工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客帳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與推官，便叫太守快來商議，揀日祭祀。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報賀太守。

宋江暗暗地喝采道：「這廝雖然奸猾，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卻又換戴宗扮做虞候，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宋江開步看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得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宋江看了一回，回至官廳前，門上報道：「賀太守來也。」宋江便叫花榮徐寧朱全李應四個衛兵，各執着器械，分列在兩邊；解珍解寶楊雄戴宗藏暗器，侍立在左右。

賀太守將領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

吏人等入來。客帳司喝道：「朝廷貴人在此，閒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脚，賀太守獨自進前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小廝囉便拜。客帳司道：「太守，你知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客帳司道：「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迓。」吳學究喝聲：「拿下！」解珍解寶就地掣出短刀，一脚把賀太守踢翻，便割了頭。宋江嘆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個，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齊向前，把那一干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搶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廝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個，回去續後到廟裏的都殺了。張順李俊殺了。

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及弔掛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中救了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魯智深逕奔後堂，取了戒刀、禪杖、玉嬌枝，早已投井而死。衆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弔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就山寨裏做了個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少，還了原來的人等。宋江謝別了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上，便與四籌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柵寨。一行人等，軍馬糧草，都望梁山泊來。王義自齋發盤纏，投奔到別處不題。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殺死軍校一百餘人，馬匹盡皆擄去。西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弔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宿太尉到廟裏焚了御香，把這金鈴弔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

宋江救了史進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個好漢，仍舊作三隊分俵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先使

戴宗前來上山報知。晁蓋並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喜筵席。次日，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己財做筵宴，拜謝晁宋二公。酒席間，晁蓋說道：「我有一事，爲是公明賢弟連日不在山寨，只得權時攔起。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不好便說出來。三日前，有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新有一夥強人，聚集着三千人馬，爲頭一個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個副將：一個姓項名充，綽號八臂哪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仗一條鐵標鎗，又有一個姓李名襄，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寶劍。這三個結爲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個商量了，要來吞併俺梁山泊大寨。』我聽得說，不蘇不怒。」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敢如此無禮！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個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願引本部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強人。」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與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奔芒碭山來。

宋江見史進去了，放心不下，自和吳學究、公孫勝等帶領了三千人馬，來到芒碭山下。史進見宋江，備說項充、李袞飛刀標鎗、牌難近，折了人馬。宋江大驚。此時天色已晚，望見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燈籠。公孫勝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燈籠，便是會行妖法之人在內。來日貧道獻一個陣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

次日，公孫勝佈陣已畢，項充、李袞衝入陣裏，早被捉住，解至宋江帳下。宋江見了，勸二人同上梁山，共聚大義。二人感宋江恩義，自請回山，說樊瑞前來投降。樊瑞雖會些妖法，卻不識陣勢，見項充、李袞被擒，已自膽怯。又聽二人訴說宋江如何義氣，便同來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個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此傾心吐膽，訴說平生之事。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宋公明等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樊瑞大喜。數日之間，捲了山寨錢糧，馱了行李，收聚人馬，燬了寨柵，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

第四十二 晁蓋之死

宋江同衆好漢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卻欲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個大漢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答道：「小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人赤髮黃鬚，都喚小人爲金毛犬。祖貫是涿州人氏，生平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到鎗竿嶺北邊，盜得一匹好馬，雪練也似，價白，渾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招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放在鎗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凌州西南上曾頭市，過被那曾家五虎奪去了。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廝多有污穢的言語，小人不該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看這人時，雖是黃髮卷鬚，卻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裏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並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樊瑞瑄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

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並四邊寨柵。段景住又說起那匹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頭市探聽那馬的下落。戴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個曾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曾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爲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個喚做曾密，第三個喚做曾密，第四個喚做曾魁，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去那曾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紮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願

要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匹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之處，那廝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

「搖動鐵鑼鈴，神鬼盡皆驚。

鐵車並鐵鎖，上下有尖釘。

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

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

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

沒一個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

晁蓋聽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得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點五千人馬，啓請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當日晁蓋便點林冲、呼延灼、徐寧、程弘、張橫、楊雄、石秀、孫立、黃信、燕順、鄧飛、歐鵬、楊林、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杜遷、宋萬，共是二十個頭領，部領三軍人馬下山。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饒行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吳學究諫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日，卻去和那厮理會。」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怪！趁此春暖之時，不去拿他，直待養成那厮氣勢，卻去進兵，那時遲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攔得住，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

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市。衆多好漢立馬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個好漢，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

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要來拿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還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晁蓋大怒，回頭一看，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豹子頭林冲。兩個交馬，鬪了二十餘合，曾魁料道：「林冲不過，掣鎗回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趕。晁蓋引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曾頭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搦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商議。」次日平明，引領五千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擂鼓吶喊。曾頭市上砲聲響處，大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密，曾魁，右邊曾昇，曾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坐下那匹便是千里玉獅子馬，手裏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罷，只見曾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放在陣前。曾塗指着對陣，罵道：「反國草寇，見俺陷車麼？我曾家府裏殺你死的，不算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裏解上東京，方顯是五虎手段！你們趁早納降，還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鎗出馬，直奔曾塗，衆將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戰。曾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裏。林冲呼延灼東西趕殺，卻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

當日兩邊各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歹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只是鬱鬱不樂。一連三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曾見一個。第四日，忽有兩個僧人直到晁蓋寨裏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兩個僧人跪了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監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哩，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至。小僧盡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只今特來拜請頭領入去劫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蓋見說大喜，便請兩個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獨有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晁蓋道：「他兩個出家人，怎肯妄語？我梁山泊久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他兩個與我何仇，卻來接賺？況兼曾家未必贏得我們大軍，何故相疑？兄弟休生疑心，誤了大事。我今晚自去走一遭。」林冲苦諫道：「哥哥必要去時，林

冲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你卻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人去？」晁蓋道：「點十個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十個頭領是：劉唐、呼延灼、阮小二、阮鵬、阮小五、燕順、阮小七、杜遷、白勝、宋萬。

當晚造飯喫了，馬摘鈴，軍銜枚，夜色將黑，便悄悄地跟了兩個僧人，直奔法華寺來。晁蓋看時，卻是一座古寺。晁蓋下馬入到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個僧人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和尚？」僧人道：「便是曾家畜牛，齋惱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老並幾個侍者，自在塔院裏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廝寨裏。」晁蓋道：「他的寨在那裏？」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柵，只是北寨裏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這三個寨便罷了。」晁蓋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且待三更時分，便無準備。」晁蓋聽得頭市上時，整整齊齊打更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僧人道：「這廝想是都睡了。如今可去。」僧人當先引路。晁蓋帶同諸將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着便走，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時，又且路徑甚雜，都不見有人家。軍士卻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裏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纔轉得兩個灣，撞見一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撲的一箇正中晁蓋臉上，倒撞下馬來，卻得三阮、劉唐、白勝、五個頭領，死併將去，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殺得個住。

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燕順、歐鵬、宋萬、杜遷只逃得自家性命，帶去二千五百人馬，只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虧得跟着呼延灼都回到寨中。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卻是一枝藥箭。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便差劉唐、三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其餘十四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

天王哥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正應了風折認旗之兆。我等極該收兵，一齊回去。但是必須等公明哥哥將令下來，方可回軍，豈可半塗撇了會頭市自去？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四個頭領都在寨中嗟咨不安，進退無措，忽聽得伏路小校慌急來報：『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上火把齊明，焰兒如同白日，四下裏吶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會家軍馬背後掩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走過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虧輸，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

衆頭領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視屍頭領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食飲不進，渾身虛腫。宋江守定在床前啼哭，衆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晁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賢弟莫怪，我說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罷，便瞑目而死。衆頭領都聽了，晁蓋遺囑，宋江見晁蓋已死，放聲大哭，『如喪考妣。』衆頭領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

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令造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並衆小嘍囉亦帶孝頭巾。林冲卻把那枝箭，就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與衆等請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林冲開話道：『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無君，家一口不可無主。晁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

宋江道：「晁天王臨死時囑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誓箭在彼，豈可忘了？又不曾報得讎，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吳學究道：「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其餘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誰人敢當此位？況兼衆人多是哥哥心腹，亦無人敢有他說。哥哥便可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別有計較。」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待日後報讎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個大宋皇帝，你也肯？」宋江大怒道：「這黑廝又來胡說，再若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李逵道：「我不教哥哥不做，說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吳學究道：「這廝不識時務的人，衆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見識。且請息怒，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林冲吳用攙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右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

宋江便說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紮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前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師公孫勝，第四位花榮，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呂方，第七位郭盛，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劉唐，第三位史進，第四位楊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右軍寨內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全，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歐鵬，第七位穆春，前軍寨內第一位李應，第二位徐寧，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志，第六位馬麟，第七位施恩，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位孫立，第三位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飛，第七位薛永，水軍寨內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順，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山前一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

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項充李袞守把；金沙灘小寨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四個守把，鴨嘴灘小寨令李忠周通鄒淵鄒潤四個守把。山後兩個小寨，左一個早寨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個早寨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忠義堂內，左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堅掌算錢糧，蔣敬右一帶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備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興白勝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撥定朱貴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管北地收買馬匹，楊林石勇段景住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違犯。

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爲寨主，盡皆一心拱聽約束。明日，宋江聚衆商議：『本要與晁天王報讎，興兵去打曾頭市，卻思庶民居喪，尚且不可輕動，我們豈可不待百日之後然後興兵？』衆頭領依宋江之言，守在山寨，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屍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在北京大名府城龍華寺法主，只爲游方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喫齋閒話間，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那大圓和尚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聽了，猛然省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卻恁地忘事！北京城裏是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還有甚麼煩惱不釋？』吳用笑道：『哥哥何故自喪志氣？若賺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彀得他來落草？』吳用道：『吳用也在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卻。小生略施小計，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下爲智多星，端的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個奇形怪狀的伴當和我同去。』說猶未了，只見黑旋風李逵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作的勾當，你這性子怎去』

得？」李逵道：「別遭，你道我生得醜，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不去也。料無別人中得軍師的意！」吳用道：「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卻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得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逵道：「不喫酒，做道童，都依得；閉着這個嘴，不說話，卻是撇殺我！」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便了！」衆頭領都笑，那裏勸得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第四十三 玉麒麟（一）

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嘔得苦，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噁道童忒狠，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得小二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廝苦死要來，一路上嘔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我難道不省得？』吳用道：『我再和你打個暗號：若是我把纓來一搖時，你便不可動彈。』李逵應承了。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線呂公條，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副滲金熟銅鈴杵；李逵纔幾根蓬鬆黃髮，縮兩枚渾骨丫髻，穿一領麤布短褐袍，勒一條雜色短鬚條，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個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兩個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此處北京是河北第一個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攔得整齊？

吳用李逵兩個搖搖擺擺，卻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捧着一個把門的官人在那裏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裏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個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衆人道：『這個道童的烏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得，正

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個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卻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廝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高步低，望市心裏來。吳用手搖着鈴杵，口裏念着口號道：『甘羅發早子，牙運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此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前程，先賜銀一兩。』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個，跟着看了笑。卻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一頭搖頭，一頭唱着，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鬧動越多了。

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鬧，喚當直的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道：『員外端的好笑，街上一個別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一命，誰人捨得？後頭一個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潑灑，走又走得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直的，與我請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那個員外請我？』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與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鵝項椅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前來，向盧員外施禮。盧俊義欠身答着，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別號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神數，知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纔排算。』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主坐定。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則個。』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搭了一回，拿起算子一拍，大叫一聲：『怪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吳用道：『員外必當見怪，豈可直言！』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

在豪富；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嗟嘆而言：「天下原來都要阿諛諂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卻把忠言當惡言。」小生告退。盧俊義道：「先生息怒，盧某偶然戲言，願得終聽指教。」吳用道：「從來直言原不易信。」盧俊義道：「盧某專聽，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切都行好運，獨今年時犯歲星，正交惡限，恰在百日之內，要見身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語道：「只除非去東南方異地上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難；然亦還有驚恐，卻不得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得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貴造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日後應驗，方知小生妙處。」

盧俊義叫取筆硯來，便去白壁上平頭自寫。吳用口歌四句道：——

「盧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

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

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算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小生恐誤賣卦，改日有處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達拿了拐棒，走出門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達，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達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達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迎接員外去。他早晚便來也！」

盧俊義自送吳用出門之後，每日傍晚，便立在廳前，獨自個看着天，忽忽不樂；亦有時自言自說，正不知甚麼意思。這一日卻耐不得，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個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凍倒在員外門前，員外救了他性命，養在家中，因見他勤謹，寫

得算得，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個行財管幹；一家內外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說猶未了，階前走過一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鬚鬚，十分腰細膀闊，戴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挨帶金環，鬚畔斜簪四季花朵。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得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員外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蘇你是誰，都輸與他。不止一身好花繡，更兼吹得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戴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合；亦是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若賽錦標社，那裏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原來他卻是盧員外一個心腹之人，也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

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因想東南方有個去處，是泰安州，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晦；三者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誤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話。』」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卻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

休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倒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陽人來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倒敢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看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算個男子大丈夫！」

說猶未了，屏風背後，走出娘子賈氏來，也勸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一休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闊一個家業，就驚受怕，去虎穴龍潭做買賣。你且只在家裏收拾別室，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蔭，學得些個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個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得三五十個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得要帶李固去，他須省得，便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個樁主。」李固便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十分走不得多路。」盧俊義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那一個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得只看娘子，娘子便漾漾地走進去，燕青亦更不再說。衆人散了，李固只得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個脚夫，四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個個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入。

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臨時出門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個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說罷，燕青流淚拜別。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五二舍打圍。」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個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

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喫，省得耽擱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個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裏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喫點心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房內，倚了棍棒，掛了氈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

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個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到二十里，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悄悄過去，休得大驚小怪。」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取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一個包，包內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二哥討了四枝竹竿，每一枝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拷棹大小七個字，寫道：「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容回，收取此山奇貨去。」李固當直，脚夫店小二，看了一齊叫起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盧俊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卻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小二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要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得。」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廝們都合那賊人做一路。」店小二掩耳不迭。衆車夫都癡呆了。李固和當直的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強似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得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廝併？我思量平生學得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叉袋裏不是貨物，卻是準備下一袋熟麻索，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個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子裏，貨物撇了不打緊，且收拾車子，裝賊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志。若你們一個不肯去的，只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前面攜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後行了。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

刀裝在桿棒上，三個丫兒扣牢了，趕着車子奔梁山泊路上來。衆人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卻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得李固和兩個當直的沒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下叫苦。盧俊義喝道：『我若拗翻，你們與我便縛！』

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裏一聲砲響，托地跳出一籌好漢，手拏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下山投拜，倘或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李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被俺軍師算定了命，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挺着手中朴刀來鬪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裏便走。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趕去。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奔亂松林中去了。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個人也不見了，卻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難得到此，認認酒家去！』盧俊義看時，卻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酒家便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軍師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避難。』盧俊義焦躁，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挺着朴刀，直取魯智深。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奔將來叫道：『員外只隨我去，不到得有血光之分！』盧俊義不趕智深，逕取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盧俊義哈哈大笑道：『我不趕你，你這廝們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裏叫道：『盧員外，你不要誇口，豈不聞一人怕落湯，鐵怕落爐！』軍師定下計策，猶如落地定了八字。你待走那裏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廝是誰？』那人笑道：『小可是赤髮鬼劉唐！』

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刺斜裏一個人大叫道：「員外，沒遮攔！穆弘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個，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正鬪之間，不到三合，只聽得背後脚步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急轉身看背後那人時，卻是撲天雕李應。三個頭領，丁字腳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鬪越健。正好步鬪，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個頭領，各自賣破綻，齊拔步走了。

盧俊義此時也自一身臭汗，不去趕他，卻出林子外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裏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出串，縛在後面。鳴鑼擂鼓，解投松樹那邊去。盧俊義望見，心頭火熾，鼻裏烟生，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響好漢喝一聲道：「那裏去！」一個是美髯公朱全，一個是插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全手撚長髯大笑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事！我常聽俺軍師說：「一盤星辰，只有飛來，沒有飛去。」事已如此，不如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全雷橫各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三合，兩個回身便走。盧俊義尋思道：「須是趕翻一個，卻纔討得車仗。」捨着性命，趕轉山坡，兩個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擊鼓吹笛，仰面看時，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錦金傘下，蓋着宋江，左有吳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部從六七十人，一齊聲喝道：「員外，且喜無恙。」盧俊義見了，越怒，指名叫罵。山上吳用勸道：「員外，且請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勸迎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外。」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聽地一箭，正射落盧俊義頭上。靛笠兒的紅纓，喫了一驚，回身便走。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靂火秦明，豹子頭林冲，引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東邊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鎗手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頭無

路。

看看天又晚，脚又痛，肚又饑，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顧走。約莫黃昏時分，平烟如水，蠻霧沉山；月少星多，不分叢莽。看看走到一處——不是天盡頭，須是地盡處——擡頭一望，但見滿目蘆花浩浩大水。盧俊義立住脚，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人言，今日果有此禍。』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裏。』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蹤迷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個。』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卻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更兼路難，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叢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個人，前面一個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木篙，後面那個搖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英雄不會讀詩書，只合梁山泊裏居。

準備窩弓收猛虎，安排香餌釣鱉魚。』

盧俊義聽得，吃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左邊蘆葦叢中，也是兩個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櫓，有啣啞之聲，前面的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雖然我是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

手拍胸前青豹子，眼睜船裏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倒提鐵鑽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道：

「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

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

歌罷，三隻小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心內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攔船近岸！」那漁人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我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還不肯降，枉送了你的性命！」

盧俊義大驚，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掬將來。李俊見朴刀掬將來，拿定掉牌，一個背拋筋斗，撲通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瀉瀉溜溜在水面上，轉，朴刀又掬將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出來，叫一聲：「我是浪裏白條張順！」把手挾住船梢，腳踏水浪，把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

盧俊義雖是了得，卻不會水。被浪裏白條張順扳翻小船，倒掃下水去。張順卻在水底下攔腰抱住，鑽過對岸來。只見岸上早響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候。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盡脫下溼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員外貴體！」只見一人捧出一猷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了。只見八個小喽囉抬過一乘轎來，推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只見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在地下道：「既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笑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卻纔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向前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爲繇，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

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笑道：「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法；盧某今日到此，並無生望。要殺便殺，何得相戲！」宋江陪笑道：「豈敢相戲，實慕員外盛德，如飢如渴，已非一日，所以定下計策，屈員外作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道：「住口！盧某要死極易，要從實難！」吳用道：「來日卻商議。」當時置酒備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默飲數杯，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牛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假留在中間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卻。」盧俊義道：「咄！頭領差矣！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若不提起「忠義」兩字，今日還胡亂飲此一杯，若是說起「忠義」來時，盧某頭頸熱血，可以便灑此處！」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兄弟難得員外到。既然不肯，又夥，且請小寨略住數日，卻送回還宅。」盧俊義道：「頭領既留盧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實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卻何妨？」吳用便問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個大銀，把與李固兩個小銀，打發當直的，那十個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辭。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道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若不死，可以回來。」李固道：「頭領如此錯愛，主人多住兩月，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便來。」吳用一騎馬，卻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固和兩個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下。我叫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個字，每一句頭上出一個字。一「盧花灘上有扁舟」頭上「盧」字，「俊傑黃昏獨自遊」頭上「俊」字，「義士手提三尺劍」頭上「義」字，「反時須斬逆臣頭」頭上「反」字。這

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你們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決不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

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筵席，各自默默飲酒，至夜而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道：「感承衆頓，不殺，但盧某殺了倒好罷休，不殺便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備一小酌，對面論心一會，望勿推卻。」又過了一日，次日，宋江請，次日，吳用請；又次日，公孫勝請。話休絮繁，三十餘個上廳頭領每日輪一個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流，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性發，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餞行便喫。」磚兒何厚，瓦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受了多少氣悶，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卻不容我餞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我勸員外鑒你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便不覺又過四五日。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班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老大不便！」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本無惡意。」

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前後卻好三十五日。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早是深秋時分。盧俊義一心要歸，對宋江訴說。宋江笑道：「這個容易，來日金沙灘送行。」盧俊義大喜。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笑道：「山寨之物，從何而來，盧某好受，若無盤纏，如何回去，盧某好卻，但得度到北京，其餘也是無用。」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

第四十四 玉麒麟 (二)

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居，飛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襤褸，看着盧俊義，伏地便哭。盧俊義揉眼看時，卻是浪子燕青，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李固回來對娘子說：『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當時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一路，噴怪燕青違拗，將一房家私盡行封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搶半個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飛不得別處去，因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這殘喘，在這裏候見主人一面。若主人果自山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個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

盧俊義喝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廝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日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

燕青痛哭，爬倒地下，拖住員外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奔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

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卻說。」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見了，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卻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拜了祠堂，喫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方纔舉筋，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把盧俊義拿到當面。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良民，如何卻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卜先生來家，口出詭言，煽惑良心，掇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個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家，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銳。」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是虛？」李固道：「主人既到這裏，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慮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

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日上廳稟道：「這個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得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翻倒在地，不鬆分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伏地歎道：「果然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推入牢門，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炕上坐着。那個兩院押牢節級——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爲鐵臂膊。傍邊立着這個嫡親

兄弟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蔡福道：「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便來。」蔡慶把盧俊義且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飯罐，滿面掛淚。蔡福認得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眼淚如拋珠撒豆，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節級哥哥，怎地做個方……」說不了，氣早咽住，爬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喫。」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

蔡福行過州橋來，只見一個茶博士，叫住唱喏道：「節級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正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好不斷瞞，悄不斷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得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主管，你『割貓兒尾，拌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只值得這一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也不是我詐你，我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固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裏，卻纔進門，只見一人，搗起蘆簾，跟將入來，叫一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且是打扮整齊，身穿鴉翅青圓領腰繫羊脂玉圍妝，頭帶雙龍冠，足踏珍珠履。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個商議閣裏分寶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姓氏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

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疏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號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污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若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得。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便拜道：「既蒙允諾，當報大恩。」出門喚個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個喏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個不會走的。蔡福得了這個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卻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完了。」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個消息與他。」

蔡福蔡慶兩個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託梁中書道：「這是押獄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裏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極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卻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個是扶同誣誤，難同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

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押前去，直配沙門島。

原來這董超、薛霸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著，請至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薛家，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個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道，每人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個相覷。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固，有名一個好男子，我便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個。』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罷。』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晦氣，揸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擺布？』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不覷，則個。』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閒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幫你走！』

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兩個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個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是個公人，那裏倒來伏侍罪人？你若要吃飯，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縛做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

般事卻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溼，又燒不着，一齊滅了；甯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的罵，做得飯熟，兩個都盛喫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喫。兩個白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佳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個自洗了腳，掇一盆百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腳。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顯倒做嘴臉！」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個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腳時，都是涼漿泡，點地不得。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顛，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走不動了，可憐見權歇一歇！」

兩個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個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的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下麻索來，兜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腳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攔着，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個。」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個，你家主管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到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臥在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卻又作怪，莫不你使得力猛，倒喫一交。」用手去扶時，那裏扶得動，只見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卻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個人，聽得叫聲，「着！」撇手響處，董超頸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腳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

拔出解腕尖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

盧俊義閃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盧兩個到此，不想這盧果然來這林子裏下手，如今被小乙兩弩箭結果了，主人見麼？』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卻射死了這兩個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是我杖術發作，腳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心慌手亂，便踢開兩個死屍，帶着弩弓，插了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便走，不到十數里，早馱不動，見了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住下，叫做飯來權，且充饑，兩個暫時安歇這裏。

過往的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卻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即差官下來檢驗，卻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拿。卻說盧俊義正在店房將息杖瘡，正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無有一個不說，又見畫他兩個模樣，小二心疑，卻走去告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人，好生脚叉，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

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弓，去近邊處尋幾個蟲蟻喫，卻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陣，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卻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餓，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個土岡子上，叢叢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鵲咕咕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得熟，也得充饑。』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鵲朝着燕青

喚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弩子響處，正中喜鵲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喜鵲，卻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前頭的帶頂豬頭巾，腦後兩個金裹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鎗金賭牌，穿半膝軟襪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斷拍。燕青轉回身，看一，看，尋思：『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他兩個，奪了包裹，卻好上梁山泊……』搗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趕上，把後面帶氈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卻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卻被那漢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剜。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可惜無人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斷報甚麼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前面那漢把燕青手一拖，卻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案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

二人見說，一齊看一看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我是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他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軍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小乙哥上山稟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取身邊燒餅乾肉與燕青喫，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

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

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送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拏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聽罷，兜頭一杓冰水，急走到市曹，卻見一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個閑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還是獨自酌杯？」石秀睜着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酒保倒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窗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鋪鋪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人公事，快算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聽得街上鑼鼓喧天價來。石秀在樓窗外看時，十字路口，週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劍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牌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慶扶着柳梢，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着，不是我兄弟兩個救你不得，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裏領受。」

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拏住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讚能犯懸牌。衆人齊和一聲。樓上石秀只就一聲和裏，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掩住盧俊義，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攔來。

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個在城內走投沒路，四下裏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撓鈎套索一齊上，可憐寡不敵衆，兩個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爲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

知「石秀在廳前千奴才萬奴才價罵廳上衆人都嚇呆了。梁中書聽了，沈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兩個做一處牢裏關鎖着，忙將好酒好肉與他兩個喫，因此不曾喫苦。

梁中書喚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七八十個，跌傷頭面磕折腿脚者不計其數，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

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敢隱瞞，只得呈上。」梁中書接着念道：

『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員外盧俊義者，天下豪傑之士，吾今啓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徇奸賄，屈害善良，吾令石秀先來報知，不期反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吾無多求，儻若故傷羽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興師，同心雪恨，大兵到處，玉石俱焚，剿除奸詐，殄滅惡頑，天地咸扶，鬼神共祐，談笑而來，鼓舞而去。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安分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諭衆知悉。』

當時梁中書看畢，驚得面如土色，剖決不下。即時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剖決？」王太守是個善儒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見，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即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着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亂深爲未便。」梁中書聽了道：「知府言之極當。」先喚押牢節級蔡福來，便道：「這兩個賊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緊，誠恐喪命，若教你寬鬆，又怕走了你弟兄兩個，早早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蔡福聽了心

中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安慰兩個。

梁中書便喚兵馬監大刀聞達，天王李成，兩個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個都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敢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年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口，定令此賊片甲不回。」梁中書聽了大喜，隨即取金花補綴賞勞二將，兩個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障帳，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鋒索超，又出頭相見，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城，要來打俺大名，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里下寨；我隨後卻領軍來。」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靠山下寨。柵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下了寨柵，周圍密布鎗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摩拳擦掌，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來，便要建功。

原來這沒頭帖子，卻是吳學究開得燕青楊雄報信，又叫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虛寫告示，向沒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問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計，啓請盧員外上山，今日不想卻叫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不才，乘此機會，要取大名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個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出去攻打城池。」

宋江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派撥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拾到大名，把那烏城池砍做肉地，救出盧員外石三。」

郎也使我啞道：『吐口宿氣，又教我做事做徹，卻不快活？』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所在非比別處州府。那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關連，都是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晚得我一口快便，要我去殺他，今日曉得我歡喜殺人，便不教我去做個先鋒，依你這樣用人的時，卻不是屈殺了鐵牛！』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表寫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撥次施行，不得時刻有誤。

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掛，戰馬久已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鬪之心。正是有事爲榮，無不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馬，吹風唿哨，卽刻下山。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旋風李逵，部領小嘍囉五百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千。第三撥女頭領一丈青扈三娘，副將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部領小嘍囉一千。第四撥撲天雕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護帳頭領四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後軍頭領豹子頭林沖，副將鐵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左軍頭領雙鞭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右軍頭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並帶炮手轟天雷凌振，接應糧草，探聽軍情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並劉唐、宋全、穆弘四個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把守，不在話下。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得，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天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副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奔前來。當前一員好漢，乃是黑旋風李逵，手搭雙斧。

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爺爺！麼！』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醜賊草寇，何足爲道！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不須小將，有人建功。』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手燃長鎗，引領部下，一百軍馬，飛奔衝將過來。李達被馬軍一衝，當下四散奔走。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疇時，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揮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寶，各領五百小嘍囉，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喫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

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趕過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廝們倒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疇來。只見前面搖旗吶喊，鑼鼓鳴鑼，另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卻是一員女將，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美人一丈青』。左手顯大嫂，右手孫二娘，引一千餘軍馬，盡是七長八短漢，四山五嶽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先鋒，與我向前面迎敵。我卻分兵勦捕，四下草寇。』索超領了將令，手搭金蘸斧，拍坐下馬，殺奔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凹裏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趕殺。忽然當頭一彪人馬，喊聲動地，卻是撲天鵬、李應，左有史進，右有孫新，着地捲來。李成急忙退入庾家疇時，左衝出解珍、孔亮，右衝出孔明、解寶，領人馬，重複殺轉馬頭，隨後殺來，趕得李成等四分五落。將及近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至寨，大折無數。宋江軍馬也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紮下營寨。

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報知梁中書。梁中書連夜再差關達，領本部軍馬前來助戰。李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關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當夜商議定了，明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只見宋江軍馬，潑風也似價來。關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腳。宋江陣中早已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霹靂火秦明』。勒馬陣前，厲聲大叫：『大名濫官污吏，聽着！多時要』

打你這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出來，淫婦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亦須有話早說。」開達聽了大怒，便問：「誰去力擒此賊？」說猶未了，索超早已出馬，立在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不好人不做，卻落草爲賊。我今拿住你時，碎屍萬段。」秦明聽了這話，一發爐中添炭，火上澆油，拍馬向前，輪狼牙棍直奔將來。索超縱馬直取秦明。二匹劣馬相交，兩個急人發憤，衆軍吶喊，鬪過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前軍隊裏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覷得索超較親，驢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去。正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大敗麴輪。直追過庾家疃，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當晚開達直奔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劄，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隨即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馬，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奔將來。

開達奔到飛虎峪，方在寨中坐了喘息。小校來報東邊山上一帶火起，開達帶領軍兵上馬投東看時，只見遍山遍野通紅，西邊山上又是一帶火起，開達便引軍兵急投西時，聽得馬後喊聲震地。當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從東邊火裏直衝出來。開達一時心慌，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火裏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直衝出來。兩路併力追來，後面喊聲越大火光越明。又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人喊馬嘶，不計其數。開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發，火光晃耀，開達引軍奪路，只聽得震天震地一齊炮響，卻是霹靂、天雷、凌振，將帶高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放起這炮。炮響裏一片火把，火光裏一彪軍馬攔路，乃是首將豹子頭、林冲，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四下裏戰鼓齊鳴，烈火競舉，衆軍亂撞各自逃生。開達手舞大刀，苦戰奪路，恰好撞着李成，合兵一處，且戰且走，直到天明，方至城下。梁中書聽得這個消息，驚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馬，緊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門下，寨準備攻城。

第四十五 關勝

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如何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危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書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鄰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差兵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準備搗木炮石，強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預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下，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個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弓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關報鄰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

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空留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計，務要打破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李成聞達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首將王定齋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上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兵圍城，聲勢浩大，不可抵敵。庾家疍、槐樹坡、飛虎峪——三處廝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你且去驛內安下，待我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大名危如疊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早發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請樞密院官急來商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參見太師。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

何計策，用何良將，可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相瞻觀，各有懼色。

只見那步軍太尉背後，轉出一人，乃是衙門防禦保義使姓宣名贊，掌管兵馬。此人生得面如鍋底，鼻孔朝天，卷髮赤鬚，彪形八尺，使口鋼刀，武藝出衆。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贏了番將，郡王愛他武藝，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陋，懷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個兵馬保義使。當時卻忍不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個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得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奸徒，保國安民，乞取鈞旨。』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爲使，齎了文書鞍馬，連夜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關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

宣贊領了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個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馬。當日關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聞說東京有使命至，關勝忙與郝思文出衙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關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爲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大名，宣某在太師面前一力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綵幣鞍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卻，使請收拾赴京。』關勝聽罷大喜，與宣贊說道：『這個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兄弟。當初他母親夢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木犴。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能，可惜至今屈沉在此，只今同去協力報國，有何不可？』宣贊喜諾，就行催請登程。當下關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數個人，收拾月馬盃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夜起程。來到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關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階下。

蔡京看了關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髭鬚，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唇若塗硃。

太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關勝答道：『小將三十有二。』蔡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大名，請問將軍施何妙策以解其圍？』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泊，驚羣動衆，今攬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大名，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他首尾不能相顧。』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關魏救趙之計，正合吾心。』隨即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宣贊爲合後，關勝爲領兵指揮使，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程，大刀關斧，殺奔梁山泊來。

宋江與同衆將每日攻打城池，李成聞達那裏敢出對陣，索超箭指深重，又未平復，更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忽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得到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倘用關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大寨如之奈何？兄長不可不慮。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說之間，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關、孫、潘、東、郡、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奔梁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梁山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兵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我，我兵先亂。』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豹子頭林冲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炮，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施放號炮，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一面傳令前隊退兵，要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慢慢退回。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已牌前後，方纔盡退。

城上望見宋江兵馬，手拖旗幟，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就報與中書知道。

「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得，隨即喚李成開達商議。開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那廝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來，齋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書便叫李成開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

宋江引兵正回，見城中調兵追趕，捨命便走。一邊李成開達直趕到飛虎峪那邊，只聽得背後火炮齊響。李成開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旗旛對刺，戰鼓亂鳴。李成開達措手不及，左手下擡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擡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百軍馬，兩邊殺來。李成開達知道中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擡出呼延灼，引着一支軍馬，死併一陣，殺得李成開達頭盔不見，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方回。漸近梁山泊邊，卻好迎着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水寨內船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條張順商議道：「我和你兄弟兩個，自來寨中，不曾建功。現今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軍，打我寨柵，不若我和你兩個先去劫了他寨，捉得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得些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惹人恥笑。」張橫道：「你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殺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自去。」張順苦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船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是軟戰，手執苦竹鎗，各帶蓼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卻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船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鎗，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回頭貼旁首將，低低說了一句。

張橫將引二三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蹤躡跡，直到寨邊，拔開鹿角，逕奔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煒煌，關勝手燃髭髯，坐着看書。張橫暗喜，手搭長鎗，拾入帳房裏來。傍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嚇得張橫拖長鎗轉身便走。四下裏伏兵亂起，張橫同二三百人，不曾走得一個，盡數被縛，推到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無端

草賊，敢放張我！喝把張橫陷車盛了，其餘的盡數監着；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上京師。

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使人去宋江哥哥處聽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被捉，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卻怎地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個自去救他！」張順道：「爲不會得哥哥將令，卻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喫他剝做泥了！」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得是！」張順說他三個不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駕船一百餘隻，一齊殺奔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蟻相似，軍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笑道：「無見識奴！」回顧首將，又低低說了一句，卻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吶聲喊，捨入寨來，只見寨內燈燭榮煌，並無一人。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簾箕掌，棹棹圍，重重疊疊圍裏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得到水邊，後軍卻早趕上，撓鉤齊下，套索飛來，早把活閻羅阮小七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卻得混江龍李俊帶領童叢，死改回去。

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寨中，報說這個消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得關勝。吳用道：「來日決戰，且看勝敗如何。」正定計間，猛聽得戰鼓亂起，卻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便問：「兄弟，那個出馬？」只見小李廣花榮拍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到十合，花榮賣個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箭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得弓弦響，卻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鏗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出第二枝箭，看得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鎧裏藏身，又射個空。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趕，連忙使勒轉馬頭，望宣贊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

一箭只聽得鏗地一聲響，正射在背後護心鏡上，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使人報與關勝。

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我那馬來！」霍地立起身，綽青龍刀，騎火炭馬，門旗開處，直臨陣前。宋江看見關勝，天表亭亭，與吳用指指點點，喝采，回頭又高聲對衆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只這一句，林冲大怒，叫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今日何故減自己威風！」說罷，挺鎗出馬，來取關勝。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問他何意背反朝廷！」宋江在門旗下聽了，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郟城小吏宋江，謹參，一惟將軍問罪。」關勝喝道：「汝爲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爲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不許忠良進身，布滿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道：「分明草賊替何天行何道？天兵在此，豈敢巧言令色？若不下馬受縛，着你粉骨碎身！」猛可裏霹靂火，秦明聽得，大叫一聲，舞狼牙棍，縱馬直搶過來。林冲也大叫一聲，挺鎗出馬，飛搶過來。兩將雙取關勝。關勝一齊迎住。三騎馬向征塵影裏，轉燈般廝殺。宋江忽然指指點點，便教鳴金收軍。林冲秦明回馬，一齊叫道：「正待擒捉這賊，兄長何故收軍罷戰？」宋江高聲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以兩取一，非所願也。縱使一時捉他，亦令其心不服。吾看大刀義勇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爲神，家家家廟，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林冲秦明變色各退。當日兩邊各自收兵。

關勝回到寨中，下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圖二將不過，看看輸與他了。宋江倒收了軍馬，不知是何意思……」便叫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個郟城縣小吏，你這廝們如何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聞名，叫做及時雨，保義宋公明。你這廝不知忠義之人，如何省得？」關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陷車。當晚坐臥不安，走出中軍看月，寒色滿天，霜華遍地。關勝嗟歎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個鬚鬚將軍，匹馬單鞭，要見元帥。」關勝道：「與我喚來！」

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關勝回顧首將，剔燈再看，形貌也略認得，便問：「那人是誰？那人來？」乞退左右。關勝大笑道：「大將身居百萬軍中，若還不是一德一心，安能用兵如指吾帳上帳下，無大無小，盡是機密之人，你有話，但說不妨。」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與朝廷統領連環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得還京見駕。昨者聽得將軍到來，真乃不勝之喜。早間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方纔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不惟將軍建立大功，亦令宋江與小將得贖重罪。」關勝聽了大喜，請入帳中，置酒相待。

次日，宋江舉兵搦戰關勝。呼延灼商議：「晚間雖有此計，今日不可不先贏此將。」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上馬都到陣前。宋江獨自大罵呼延灼道：「山寨不曾虧負你半分，因何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無知小吏，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直奔呼延灼。兩馬相交，鬪不得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死。馬下。關勝大喜，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吳用那廝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關勝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如何。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草，平日多與宋江意思不合。今日要他出馬，正要打殺此賊。」

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炮響為號，裏應外合，一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鬃鈴，人披軟戰軍卒，銜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個更次，前面掃見三五十個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裏？」呼延灼道：「那

裏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炮響，衆軍跟定關勝，殺奔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個，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面山上一齊鼓響，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得數騎馬軍跟着，轉出山嘴，又聽得腦後樹林邊一聲炮響，四下裏撓鈞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

林冲花榮自引一枝軍馬，截住宣贊。月明之下，三馬相交，鬪無二三十合，宣贊氣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個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紅錦套索，把宣贊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

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捉郝思文。當路劈面撞住，郝思文拍馬大罵：「草賊匹夫，常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郝思文。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郝思文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擄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再有撲天鵬李應引領大小軍兵，捨奔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匹，卻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

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間坐次，早把關勝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氣深重，回顧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并聽將令。」關勝道：「無面還京，願賜早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蒙不棄微賤，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報君，友知我報友，今日既已心動，願住部下爲一小卒。」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軍內有老幼者，隨卽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滎東搬取關勝老幼。

第四十六 大名府

宋江收降了關勝，便又引兵圍攻大名。時值嚴冬，天降大雪。吳用差步軍去大名城外靠山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引着索超出戰。索超連人和馬顛將坑裏去，後面伏兵擒了索超。梁中書見折了索超，便下令堅閉城門，不許出戰。

宋江一時攻大名不下，心中憂悶。一連數日，宋江覺得神思疲倦，身體發熱，頭如斧劈，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到帳中看視，只見宋江背上鑿子一般紅腫起來，急切無有醫人。浪裏白條張順說道：『小弟仍在潯陽江時，因母親患背疾，百藥不能得治，後請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請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只除非此人醫得。只是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吳用便叫張順快去。一面傳令諸將，火速收軍罷戰還山。

張順趕到建康府，果然逼得安道全同上梁山。在路上又碰着戴宗，作起神行法，先引安道全連夜趕到梁山。安道全替宋江悉心醫治，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卻得飲食如舊。只見張順引着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張順訴說在揚子江邊碰到開酒店的生活，王定六久慕山寨忠義，無緣投奔，因此就帶了他父子二人上山。衆頭領聽罷，俱各大喜。

宋江纔得病好，便又對衆洒淚商量要打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顧自己將息調理。體中元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時候，定要

打破大名城池，救取處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婦姦夫，以滿兄長報仇之意。」宋江道：「若得軍師真報此仇，宋江雖死瞑目！」

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裏城外市井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又聞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且留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宋江見說，便要催趲軍馬下山去打大名。吳用道：「卽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大名年例大張燈火。我欲趁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計大妙，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時，卻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曾到大名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個開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闐，小弟潛地入城，到得元宵節夜，只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遣人馬入來。」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允得令去了。

吳用次日卻調解珍解寶扮做獵戶，去大名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杜遷、宋萬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火起，便要先奪東門。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前去大名城內鬧市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要往來接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李應、史進扮做客人，去大名東門外安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前去大名城外菴院掛搭。只看城中

號火起時，便去南門截住大軍，衝擊去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鄒淵、鄒固，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石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劉唐、楊雄，扮作公人，直去大名州衙前宿歇。只看號火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救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公孫勝先生，扮做雲遊道人，卻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砲數百個，直去大名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張順、跟隨燕青，從水門裏入城，逕奔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姦夫。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做三對村裏夫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再調柴進帶同樂和，扮做軍官，直去蔡節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衆頭領俱各得令去了。

此是正月初頭，大名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梁中書道：『年例城中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聞達便道：『想此賊人潛地退去，沒頭告示亂貼，此是計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這今年不放燈時，這廝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兩座驚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某親引一彪軍馬出城，去飛虎、駱駝、駐劄，以防賊人奸計。再着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遠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擾。』

梁中書見說大喜。衆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四、一個、大都；衝要處，卻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聽放燈都來趕趁。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懸掛花燈。遠者三二百里買，近者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家家門前紮起燈棚，都要賽掛好燈。巧樣烟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燈砲，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竹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

都要點燈。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熬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週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前紫起一座熬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紫起一座熬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因而點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圍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賀豐年。三五兩舍，更不必說。

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個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大名安道全，諫曰：『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動，稍若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第一隊，大刀關勝領宣贊、郝思文爲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二隊，豹子頭林沖引領馬麟、鄧飛爲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三隊，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爲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四隊，霹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爲前部，跳澗虎陳達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五隊，調步軍頭領沒遮欄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第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這八路馬步軍兵，各自取路，卽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誤。正月十五日，二更爲期，都要到大名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路人馬依令下山，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

時遷越牆入城中，客店內卻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閒走，到晚來東嶽廟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卻在城內往來觀看那搭縛燈棚，懸掛燈火。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又撞見杜遷、宋萬兩個從瓦子裏走出來，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一個窟窿，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左手拿個碗，脍脍臘臘，在那裏求乞，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個

漢子紅紅白白皮面，不像叫化的。城中做公的多，倘被他看破，須誤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迴避。」

說不了，又見個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卻是孔亮。時邊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饑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

卻纔道罷，背後兩個人，劈角兒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卻是楊雄劉唐。時邊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處埋怨道：「你三個好沒分曉，卻怎地在那裏說話？倒是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卻不誤了大事？我兩個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鄒淵鄒潤昨日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再不必多說，只顧臨期各自行事。」五個說了，都到一個寺前。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衆人擡頭看時，卻是人雲龍公孫勝，背後凌振，扮作道童，跟着七個人都點頭會意，各自去了。

看石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大刀關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寇。十四日，卻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遠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是日好生晴明，梁中書滿心歡喜。未到黃昏，一輪明月卻湧上來，照得六街三市，鎔作金銀一片。士女挨肩疊背，烟花火炮比前越添得盛了。是晚，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個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卻不曉得是鐵叫子樂和。蔡福便請人裏面去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觀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卻。」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性命，只得攬着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個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柴進樂和逕奔牢中去了。

初更左右，王矮虎、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挨在人叢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籃，去城隍廟裏響下坐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都淵、鄒、閻挑着燈，在城中間走。杜邊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運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叢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廊住。）劉唐、楊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州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埋伏，都不在話下。

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卻說時遷挾着一個籃兒，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蛾兒，——蹺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閣社子弟們鬧鬧嚷嚷，都在樓上打鬧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蛾兒的，各去閣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掛着兔兒，在閣子前覷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擲？」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願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西門外了！」解珍分付時遷：「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奔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劫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卻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醉了開坐，初聽報說，尚自不甚慌，次後沒半個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一言不吐，單叫：「備馬！備馬！」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目，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卻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望車子點着，隨即火起。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朴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杜邊宋萬卻好接着出來，四個合做一處，把住東門。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奔南門。南門傳說道：「一個胖大和尚，輪動鐵禪杖，

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發喊殺入城來。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只見解珍解寶，手燃鋼叉，在那裏東衝西撞，急待回州衝，不敢近前。王太守卻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梁中書急急回馬奔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裏火礮齊響，轟天震地。鄒淵鄒閏，手拿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裏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入去爬上懸山，放起火來。此時大名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一家家神號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互天，四方不辨。卻說梁中書奔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軍馬擺滿，旗號寫「大刀關勝」，火焰光中抖擻精神，施逞驍勇。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雁翅般橫殺將來，已到門下。梁中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至北門城下，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卻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鎗，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奔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欄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鄒天壽。三籌好漢當先，手燃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梁中書逕奔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弔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左有曹正，李逵渾身脫剝，手搭雙斧，從城濠裏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左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無數，雙鞭呼延灼，拍動坐下馬，舞動手中鞭，逕搶梁中書。李成手舉雙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韓滔，右有彭玘，兩肋裏擡來，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鬪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光奪目，卻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陳達，又殺將來。李成渾身是血，且走且戰，護着梁中書衝路而去。

且說城中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一門良賤。劉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牆爬將人去。鄒淵鄒閏卻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大牢裏裝進樂和，看見號火起了，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

個兒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在門邊看時，鄒淵鄒閏便撞開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不蘇他兄弟兩個肯與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閏接着，合做一處。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孔亮鄒淵鄒閏五個弟兄，逕奔家中來捉李固賈氏。

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便出門奔走。只聽得排門一帶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裏面開了後門，趲過牆邊，逕投河下來尋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喊：「那婆娘走那裏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卻待攢入船裏，又見一個人伸出手來，劈角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李固聽得是燕青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讎，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

盧俊義奔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

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說，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尋着，吳用急轉下號令去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卻接着盧員外併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覷，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候發落。

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正撞着聞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

喊來，卻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袞。三籌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

李成聞達，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搥透重圍，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樊瑞引項充、李袞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等同回大名府裏聽令。

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表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貯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陷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卻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卻陷此難，幾致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見。」盧俊義拜謝道：「上托兄長虎威，下感衆頭領義氣，齊心併力，救拔賤體，肝腦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福、蔡慶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

當下宋江要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驚道：「盧某是何等人，敢爲山寨之主？但得與兄長執鞭隨鐙，做一小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爲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裏肯坐。只見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前日肯坐坐了，今日又讓別人這把烏交椅，便真個是金子做的，只管讓來讓去，不要討我殺將起來。」宋江大喝道：「你這廝……」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個皇帝，盧員外做個丞相，我們今日都住在金殿裏，也直得這般烏亂，無過只是水泊市裏做個強盜，不如仍舊了罷。」宋江氣得說不出。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卻再讓位。」宋江方纔住了，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關勝、家眷、薛永已，只到日聚宋江更叫大設筵宴。

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讓相讓，飲酒作樂。

盧俊義起身道：「淫婦姦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兩個過來！」衆軍把陷車打開，拖在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廝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堂來拜謝衆人。

第四十七 曾頭市

大名府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聞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看覲。老小時，十損八九，便寫表申奏朝廷。太師蔡京得報大怒，調遣凌州兩個團練使，一個姓單名廷珪，善用決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一個姓魏名定國，精熟火攻之法，人皆稱爲神火將軍，帶領人馬，每日掃清水泊。

宋江得報，派關勝領五千軍馬，先去攻打凌州。李逵也想去，宋江不許，他就拿了板斧，私自下山去了。不上幾日，關勝已擒得單定珪，李逵抄小路投凌州，路上收得祖傳三代會打拳的沒面目焦挺，又去寇州枯樹山說喪門神鮑旭，都去凌州打破北門，殺入城中。魏定國見凌州已失，也就投降了關勝。

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掉船接濟軍馬陸續過渡，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衆人看時，卻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裏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得壯實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此事。」林冲見說，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卻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至今不曾報仇。晁天王又遭他射死，今又如此無禮，若不去勦這廝，惹人恥笑不小。」吳用道：「即日春暖無事，正好廝殺取樂。」

前者天王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卻作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逃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卻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飛去打聽，立等回報。

不過數日，卻是戴宗先回來說：「這曾頭市要與凌州報仇，欲起軍馬，見今曾頭市口紮下大寨，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帳，數百里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次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探知備細，見今紮下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三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是次子曾密，西寨是三子曾索，東寨是四子曾魁，中寨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險道神，將這會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吳用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可作五路去打。」盧俊義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問吳用道：「員外如肯下山，可屈爲前部否？」吳用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軍中炮響，便來接應。」宋江大喜，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差馬軍頭領露，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飛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全，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潤，鄒潤，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袞，引馬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

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曾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草寇須是這條計，以爲上策。」曾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鋤頭鐵鍬，去村中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土蓋。四下裏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到來，又去曾頭市北路也掘下數十處陷坑。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過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馬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爲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執短槍。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塹，下了鐵蒺藜，傳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般掘下濠塹，下了蒺藜。

一住三日，曾頭市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他不知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分作兩隊，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已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只在那裏擂鼓搖旗，虛張聲勢，切不可進。吳用傳令已了。

曾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便趕入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裏去。次日已牌，只聽得寨前炮響，軍兵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個必是梁山泊 魯智深、武松。」卻恐有失，便分人去幫助曾魁。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鬚大漢，一個虎面大漢，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史文恭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又聽得寨前炮響，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場了陷坑，山下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裏吳用卻調

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擋在寨前；背後吳用軍馬趕來，盡數逼下坑去。史文恭卻待出來，吳用鞭梢一指，軍寨中鑼響，一齊推出百餘輛車子，盡數把火把點着，上面蘆葦乾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急待退軍。公孫勝早在陣中揮劍作法，刮起大風，捲那火焰燒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燬，已自得勝。鳴金收軍，四下裏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

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囑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柵。曾塗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在中軍，聞知曾塗搦戰，帶領呂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頭怒起，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廝報往日之仇？』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二器並舉。關到三十合以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敵不得曾塗，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敵不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驥坐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三騎馬在陣上絞做一團，原來兩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舉，曾塗眼明，使用鎗只一撥，卻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奪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小李廣、花榮在陣中看見，恐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鈇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卻好掣出鎗來，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鎗，便望呂方項根搗來。花榮箭早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呂方郭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曾長官聽得大哭，只見旁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叫：『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曾長官掣當不住，全身披掛，綽刀上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

勳——一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兄弟趕來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了，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也道：「梁山泊吳用那斷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叫道：「殺我哥哥，此冤不報，其強盜也！直等養成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奔出寨搗戰。

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圍這曾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搭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緣，搶出核心。對陣有人認得，說道：「這個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曾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全得項充李袞攔牌遮護。此時獨自搶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上。曾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寨。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

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兄讎！」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焠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排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便令前軍迎敵。秦明得令，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鬥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倒跌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紮。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密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鎗手徐寧，并要單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宋江又自己焚香祈禱，暗卜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恭喜大事無損，今夜倒主有賊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顧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起東西二寨，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裏埋伏。」已定。

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開。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鈴，人披軟戰，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却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擁出兩頭蛇解珍，右手下擁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趕上。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搗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曾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速差一人齎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曾頭市主曾頰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前者小男無知，倚仗小勇，搶奪馬匹，冒犯虎威。向日天王下山，理合就當歸附，無端部卒施放冷箭，罪累深重，百口何辭。然竊自原非本意也。今頑犬已亡，遣使請和，如蒙罷戰，休兵，願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更齎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目顧吳用，滿面大怒，批書罵道：『殺吾兄長，焉肯下休！只待洗蕩村坊，是吾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凍顫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為氣耳。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為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曾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梁山泊主宋江手書回示曾頭市主曾昇：自古無信之國，終必亡；無禮之人，終必死；無義之財，終必奪；無勇之將，終必敗。理之自然，無足奇者。梁山泊與曾頭市，自來無仇，各守邊界，總緣爾行一時之惡，遂惹今日之冤。若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兇徒郁保四、犒勞軍士金帛。忠誠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

曾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驚憂。次日曾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要郁保四，亦請一人質當。」宋江與吳用隨即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哀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倘或有變，如此如此……」時遷等去了。關勝、徐寧、軍廷珪、魏定國也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紮住。

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曾長官。時遷向前說道：「李逵、關勝、徐寧、魏定國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這五個人來，未必無謀。」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打。曾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粗鹵，卻是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曾長官心中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卻使曾昇帶回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卻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來。」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軍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

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四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誤。」他若信從了，我自有的處置。」郁保四領了言

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了一遍。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曾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曾長官道：「我那曾昇尚在那裏，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卻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曾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卻閃來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

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若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兩邊，卻教魯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全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卻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此名「番犬伏窩之計」，「百發百中」。」

當晚史文恭帶了蘇定曾密曾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曾密曾魁押後，馬摘響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關，寨內并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曾頭市裏鑼鳴炮響，卻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東西南北，火炮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卻說法華寺中李達樊瑞項充李袞一齊發出，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曾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密逕奔西寨，被朱全一朴刀攔死。曾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踏如泥。蘇定死命奔出北門，卻有無數陷坑，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前途楊志史進一時亂箭射死。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擲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

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聲鑼響，擡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那匹馬是千里龍駒，見棒來時，從頭上跳過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間，卻撞着浪子燕青，又轉過玉麒麟盧俊義來，喝一聲：「強賊待走那裏去！」腿股

上只一朴刀，擲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龍駒，運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惱；先把曾昇就本處斬首。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都頭領，犒賞三軍。

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軍殺退凌州軍馬，也都回來了。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已得了這匹千里龍駒。『招夜玉獅子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并無侵擾。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林冲請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掛孝，個個舉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已罷。

第四十八 梁山泊大聚義

宋江就忠義堂上與衆兄弟商議立梁山泊之主。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衆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此位；若得居末，尚自過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衆人無能相及；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威蒙衆兄弟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又非衆人所能得及；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衆，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一發衆人無能得及。——員外有如此才能，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

吳用又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皆人所伏。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假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都是受過朝廷誥命的，他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卻讓後來人？」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要這許多禮數，洒家們各自撒開！」

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別有個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纔可定。」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

江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卻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今去問他借糧。可寫下兩個關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爲梁山泊之主，如何？』吳用道：『也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繇盧俊義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寫下兩個關兒，焚香對天祈禱已罷，各拈一個。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衆皆無語。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林冲、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船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關勝、呼延灼、朱仝、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袞、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軍駕船接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分俵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

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餘里路，地名安山鎮，紮住軍馬。宋江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個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個人齎一封戰書去那裏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齎書去下。』又見部下轉過王定六道：『小弟新來，也並不會與山寨中出力，今日情願幫他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隨即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

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駐紮，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鎗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

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都保四王定六當堂斷見了，將書呈上。程萬里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傳斬首。程太守說道：『不可。自古兩國相戰，不斬來使。』於禮不常，只將二人各打二十訊棍，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都保四王定六一案推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斷無禮，好生藐視大寨！』

宋江見打了兩個，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都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個娼妓有交，喚做李睡蘭，往來情熱。我如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裏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打城池。只待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更鼓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裏，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觀方便，我且頓兵不動。』

史進轉入城中，逕到西瓦子李睡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吃了一驚，接入裏面，叫女兒出來，見了李睡蘭，引入樓上坐了，便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亂鬧，閑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卻到這裏？』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備細說了我，今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睡蘭葫蘆提應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卻來和大伯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個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發，不是要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日打破城子入來，和我們不干罷。』虔婆便罵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裏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大伯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擔些干係，買我們做甚麼？』

虔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卻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裏面。」大伯道：「你不要性發，且叫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卻去首告。」

史進見這李睡闌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李睡闌道：「卻纔上樓梯，踏了個空，爭些兒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爭不過一盞茶時，只聽得樓梯邊腳步響，有人奔上來，窗外吶聲喊，數十個做公的搶到樓上，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廳上。程太守看了大罵道：「你這廝膽裏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睡闌父親首告，誤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緣。」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董平便道：「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力打這廝！」兩邊走過獄卒牢子，先將冷水來噴腿，上兩腿各打一百大棍。史進蘇他拷打，只不言語。董平道：「且把這廝長枷木杻，送在死囚牢裏，等拿了宋江，一並解京施行！」

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看了宋公明來書，說史進去娼妓李睡闌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見宋江，問道：「誰叫史進去？」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他舊日的婬子，好牛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兄長欠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教去。從來娼妓之家，迎新送舊，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無定，縱有恩情，也難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喫虧。」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煩你去走一遭，可扮作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有舊情思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換入牢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就就水火之處，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為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汶上縣百姓，必然都奔東平府，卻叫顧大嫂雜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宋江

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汶上縣；果然百姓扶老攜幼，鼠竄狼奔，都奔東平府來。

顧大嫂頭髻蓬鬆，衣服藍縷，雜在衆人裏面，換入城來，遠街求乞，到州衙前，打聽得史進果然陷在牢中；次日，提着飯鍾，只在司獄司前，往來伺候。見一個年老公人從牢中出來，顧大嫂看着便拜，淚如雨下。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做甚麼？」顧大嫂道：「牢中監的史大郎，是我舊時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說道在江湖上做買賣，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裏，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叫化得這一口兒飯，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強人，犯着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入去？」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眼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飯，顯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害……」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沉枷，腰纏鐵索。史進見了顧大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顧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是該死的歹人，一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卽忙出去，饒你兩棍。」顧大嫂更住不得，只說得：「月盡夜，叫你自己掙扎。」史進再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聽得：「月盡夜」三個字。原來那個三月，卻是大盡，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見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個小節級卻錯記了，回說道：「今日是月盡，夜晚些，買帖孤魂紙來燒。」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喫得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節級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磚頭，敲開了木柙，睜着鵝眼，搶到亭心裏，幾個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披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內發起喊來。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議。董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了這賊，我卻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公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

各執鎗棒，去大牢前吶喊。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

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喫虧了。他既殺來，准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卻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攔開陣勢。董平出馬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鎗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鎗，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鎗手徐寧仗「鈎鐮鎗」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戰場上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教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鎗，直追殺入陣來。宋江乘勢鞭梢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他若投西，號旗便望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鎗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敢出來，兩下拒住。

原來程太守有個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面和意不和。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到那時議親，亦未爲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這裏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當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汝但早來就降，可以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

死狂徒，怎敢亂言！說罷，手舉雙鎗，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宋江步軍佯敗，四散而奔。董平要逞驍勇，拍馬趕來。宋江等卻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雖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四個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旁埋伏，卻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為號，絆馬索齊起，准備捉這董平。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裏，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卻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卻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擡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鎗、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背剪綁了。兩個女將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

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相請董平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諾諾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慌忙答禮。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為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已為萬幸。若言山寨為主，小將受驚不小！」宋江道：「敵寨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厮原是董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肯容董平回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糧，以為報效。」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盍甲鎗馬，還了董平，披掛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往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令，不許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巡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了大牢，救出史進，便開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

阮頭領接遞上山。史進自引人去西瓦子裏李睡闌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萬段。

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罷，收拾回軍。

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一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做花項虎，喚作張清，身上刺着虎斑，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飛鎗，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卻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請哥哥早去救應。』宋江見說，便對衆人歎道：『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都去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坐這第一把交椅，誰想又逢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

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三通鼓罷，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影裏，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張清，右邊閃出這個中箭虎，丁得孫。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注草賊，願決一陣。』宋江問道：『誰可去戰此人？』只見陣裏一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鉤鐮鎗，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徐寧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鬪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趕去，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

囊中摸出石子，紐回身，覷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廝殺。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卻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卻待阻當，那騎馬已自去了。燕順接住張清，鬪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鏗然有聲，伏鞍而走。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懼哉！」拍馬提槊，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不打話，便戰張清兩馬方交，喊聲大舉。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張清回頭不見，趕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卻待挺鎗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凹裏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逃回本陣。彭玘見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個未曾交馬，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

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今日將威風折了，來日怎地躡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看時，乃是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奔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一個走，兩個來，兩個逃。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說話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卻待來捉，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冲天，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設誓，便道：「兄長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便拍踢雪鳥騾，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張清便道：「辱國敗將，也遭吾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卻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動銅鞭，回歸本陣。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廝？」只見部下劉唐，手燃朴刀，挺身出戰。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這敗將，馬軍尚且輸了，何況步卒？」劉唐大怒，逕奔張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

刀砍去，卻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掙扎，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只見青面獸楊志便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鎗來迎。楊志一刀砍去。張清鎧裏藏身，楊志卻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子，喝聲道：「着！」石子從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錚的打在盔上，嚇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

宋江看了，轅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宋江聽得，目視雷橫說道：「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朱仝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蘇你十個，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雷橫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仝急來快救，頸項上又一石子打着。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奮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仝。雷橫剛拾得兩個奔走回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雙鎗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隣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三條鎗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鬪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鎗桿，去錦囊中摸出一個石子，右手纔起，石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卻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張清走到陣門左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來。張清一閃，鎧裏藏身。董平卻擱空了，那條鎗卻擱將過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嘶，並着張清便撇了鎗。雙手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卻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張旺丁得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廝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張旺丁得孫三匹馬攪做一團。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來救董平。

索超張清見不是勢頭，棄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卻忘了隱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張清停住鎗，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迸流，提斧回陣。

林冲把龔旺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龔旺心慌，便把飛鎗標將來，卻標不着花榮。林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裏看見，暗忖道：「我這裏被他片時連打一十五員大將，若拏他一個偏將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卻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拿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龔旺、丁得孫，也拿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把讞相賀。先把劉唐長枷送獄，卻再商議。

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張清無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定當是個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久已安排定了。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卻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馬，水陸並進，船馬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

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了兩陣，賊勢根本未除，可使人去探聽虛實，卻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個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草，尙且撒下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將出來。」張清

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也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觀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揹馱錦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糧」。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擔着禪杖，皂面襪拽扎起，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着我一石子。」魯智深擔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卻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一齊吶喊，都搶將過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糧車便走。

張清奪得糧車，見果是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送糧草，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要再搶河中米船。太守道：「將軍善觀方便。」張清上馬，轉過南門。此時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吶喊，搶到河邊，都是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張清看見，心慌眼暗，卻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裏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卻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開那裏。張清扎撐不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吾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砲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

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宋江等都到州衙裏聚集衆人會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陪迎接，便陪話道：「誤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說言未了，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拿着鐵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連聲喝退。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讎，皇天不佑，死於刀劍之下。」衆人聽了，誰敢再言殺

臂已罷衆人大笑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個獸醫覆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稱爲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來相聚大稱心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獸醫皇甫端來拜見宋江並衆頭領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

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仗糧食金錢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於路無話早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鴛王了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頭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筵慶賀

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單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闖了江州上山之後皆托賴衆兄弟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擒之人陷於縲紲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禱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則祈保衆弟兄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三則上薦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見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受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兄弟意下若何」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然後令人下山四遠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取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潔食並合用一應物件」

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近向那忠義堂前掛起長幡四首

堂上，紮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兩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離星官真宰；堂外仍設監壇；崔盧鄧寶神將，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十九員。是日晴明得好，天氣和朗，凡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開發一應文書符命，與那四十八員道衆，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天上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請詞，奏聞上帝，每日三朝。卻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虛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領在第三層，衆小頭目並將校都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

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帛相似，衆人看時，有一火塊如栲栳之形，直滾下虛皇壇。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鍬鋤頭，掘開泥土，跟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

平明，齊衆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禮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都是自古蝌蚪文字，以此貧道善能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鐫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旁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卻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緣分不淺。倘蒙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望盡情剖露，休遺片言。」

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磨寫何道士所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註着衆義士的姓名。」

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開星——入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大刀關勝

天雄星——豹子頭林冲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撲天鵬李應

天滿星——美髯公朱全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雙鎗將董平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佑星——金鎗手徐寧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究星——沒遮欄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二

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聖水將軍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國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地闢星——摩雲金翅歐鵬

地閻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輔星	——	轟天雷凌振	地會星	——	神算子蔣敬	地佐星	——	小溫侯呂方
地佑星	——	賽仁貴郭盛	地靈星	——	神醫安道全	地獸星	——	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	——	矮脚虎王英	地擘星	——	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	——	喪門神鮑旭
地默星	——	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	——	毛頭星孔明	地狂星	——	獨火星孔亮
地飛星	——	八臂哪吒項充	地走星	——	飛天大聖李袞	地巧星	——	玉臂匠金大堅
地明星	——	鐵笛仙馬麟	地進星	——	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	——	翻江蜃童猛
地滿星	——	玉幡竿孟康	地逢星	——	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	——	跳潤虎陳達
地隱星	——	白花蛇楊春	地異星	——	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理星	——	九尾龜陶宗旺
地俊星	——	鐵扇子宋清	地樂星	——	鐵叫子樂和	地鎮星	——	花項虎卞旺
地速星	——	中箭虎丁得孫	地捷星	——	小遮攔程春	地羈星	——	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	——	雲裏金剛宋萬	地妖星	——	摸着天杜遷	地幽星	——	病大蟲薛永
地僻星	——	打虎將李忠	地空星	——	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	——	金錢豹子湯隆
地全星	——	鬼臉兒杜興	地短星	——	出林龍鄒淵	地角星	——	獨角龍鄒閏
地囚星	——	旱地忽律朱貴	地藏星	——	笑面虎朱富	地伏星	——	金眼彪施恩
地平星	——	鐵臂膊蔡福	地損星	——	一枝花蔡慶	地奴星	——	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	——	青眼虎李雲	地惡星	——	沒面目焦挺	地醜星	——	石將軍石勇
地數星	——	小尉遲孫新	地陰星	——	母大蟲顧大嫂	地刑星	——	菜園子張青
地壯星	——	母夜叉孫二娘	地劣星	——	活閻婆王定六	地健星	——	險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當時何道士辨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兄弟，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數所定，誰敢違拗？」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費，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

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個大牌扁，前面册立三關，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旛皂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

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額牌，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當日宋江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各各遵守。

明日，宋江鳴鼓集衆，都到堂上，焚一爐香，又對衆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生死相托，患難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衆皆大喜，齊聲應道：「是。」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

「維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等同乘至誠，共立大誓，竊念江等昔分異地，今聚一堂，準星辰爲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無同面，面面嶄嶄；一百八人，人各一心，心心皎潔。樂必同樂，憂必同憂，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於天上，無貽笑於人間。一日之聲氣，既孚，終身之

肝膽無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絕大義，外是內非，有始無終者，天昭其上，鬼闕其旁；刀劍斬其身，雷霆滅其跡；永遠沈于地獄，萬世不得人身！報應分明，神天共祭！

誓畢，衆人同聲發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間阻，有如今日！』當日衆人歃血飲酒，大醉而散。